

安陽縣志

卷廿五至卷廿八

安陽縣志

篇目

紀一

圖二

表六

志十

識餘一

志原一

金石一

卷目

卷首

凡例  
原例

聖製紀

卷一

縣署圖 縣學宮圖

卷二

欽定皇輿表 沿革表 爵封表 明趙王世系表

卷三

職官表

卷四

選舉表 職封 恩蔭附

卷五

地理志 上 沿革 疆域 山川

卷六

地理志 下 渠田

卷七

田賦志

卷八

建置志

上 城池 公署 倉廩 祠廟 寺觀

卷九

建置志

下 學宮 義學 書院

卷十

學校志

卷十一

典祀志

卷十二

兵防志

卷十三

古蹟志

上 潰堤 聚河 壘門 曲城 鎮橋 岡驛 鄉里 村原

卷十四

古蹟志

中 官宅 第堂 坊亭 臺樓 廡井 塘

卷十五

古蹟志 下陵墓

卷十六

人物志 漢 晉 北魏 周 隋 唐 後周

卷十七

人物志 宋

卷十八

人物志 金 元

卷十九

人物志 明

卷二十

人物志 清

卷二十一

人物志 流寓

卷二十二

人物志 列女上

卷二十三

人物志 列女中

卷二十四

人物志 列女下

卷二十五

循政志

卷二十六

藝文志 上

卷二十七

藝文志 下

卷二十八

識餘 志原

附刊

安陽縣志卷二十五

安陽縣知縣鐵嶺貴 秦補纂

循政志 補

貴秦曰：秦并天下，置郡縣，始設立丞簿尉。漢制，縣萬戶以上爲令，減萬戶爲長，皆有丞尉。後漢仍舊制，尉大縣二人，小則一人。魏晉以下，沿革不可具舉。隋縣置令丞，尉正各一人。唐分上中下三等，上縣設令丞主簿各一人，尉二人，經學博士助教各一人。宋令丞簿尉如舊。金曰：縣令從六品，元曰縣尹，中縣不置丞，別設達魯花赤一員，簿尉各一。典史二，教諭一，明定制，知縣一人，縣丞主簿典史各一人，教諭一人，訓導二人。清設立知縣，縣丞，典史，教諭，訓導各一人，裁主簿，歷代保邦惟民，而所以設官分職，以治教斯民者，至纖且悉也。安陽有循蹟被民，如西門豹史起之引漑漳渠，荀勗之生祠遺愛，俎豆千秋，寧敢闕而不書。至於嗇夫猶樹愛桐鄉，故於丞尉有可據者，採錄不遺，而學博之品行端恪者，亦附載焉，作循政志。

西門豹

史記：西門豹，魏文侯時爲鄴令，到鄴，會長老，問民疾苦，皆曰：苦爲河伯娶婦，三老廷椽

歲歛百姓錢，得數百萬，用二三十萬，爲娶婦，與祝巫共分其餘錢。當其時，巫行視小家女好者云：是當爲河伯婦，卽聘取，洗沐之，爲治具如嫁女床席，令居其上。浮之河中，始浮行數十里，乃没人。家有好女者，以故多持女逃亡。城中益空無人，又困貧，所由來久遠矣。民俗語曰：卽不爲河伯娶婦，水亦漂沒，溺其民人。西門豹曰：至時幸來告我。至其時，豹往會之。河上三老官屬豪長者，異父老皆會，觀者三二千人。其巫老女子也。從弟子十人，立大巫後，豹命呼河伯婦來，至前視之，曰：是女子好，煩大巫嫗入報河伯，得更求好女。後日送之，卽使吏卒共抱大巫嫗投之河中。有頃，曰：巫嫗何久也。弟子趨之，復以弟子一人投河中。有頃，復投一人。凡投三弟子，豹曰：巫嫗弟子是女子，不能白事，煩三老入白之。復投三老河中。豹簪筆，磬折，嚮河立待。良久，曰：巫嫗三老不來，還奈何。欲復使廷椽與豪長者一人入，趨之，皆叩頭流血。鄴吏民大驚恐，從是不敢言爲河伯娶婦。豹卽發民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田皆溉。當其時，民治渠少煩苦不欲也。豹曰：民可以樂成，不可與慮始。今父老子弟雖患苦我，然百歲後，令父老子孫思我，民因水利，家以富足。至漢時，鄴長吏以十二渠橋絕，馳道相比近，不可欲合渠水，且至馳道，合三渠爲一橋。鄴民人父老不肯聽曰：此西門君所爲也。賢君之法，式不可更也。長



史終不能強，民爲廟祀，至今不衰。

史起

漢書史起魏臣也。魏襄王與羣臣飲酒，祝曰：令吾臣皆如西門豹之爲人臣也。起進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畝，鄴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傍，西門豹不知用，是不智也。知而不興，是不仁也。仁智未之盡，何足法也。於是王使起爲鄴令，遂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民歌之曰：鄴有賢令兮爲史公，決漳水兮灌鄴傍，終古瀉鹵兮生稻粱。

秦案鄴地，春秋時屬魏，亦爲寧新中邑。元和郡縣志：戰國時屬魏。魏文侯使西門豹守鄴是也。史記正義：新中相州安陽縣也。當時之鄴治沿革，與臨漳雖互有割隸，而西史二公之遺蹟，自卓卓不可殞也。原纂二公事附載渠田類，茲以其足爲循政冠冕，故首登焉。

荀勗

晉書荀勗傳：節錄。荀勗字公會，潁川潁陰人，博學達於從政，仕魏辟大將軍曹爽掾，遷中書通事郎，爽誅門生故吏，無敢往者，勗獨臨赴，眾乃從之。爲安陽令，轉驃騎從事中郎，勗有遺愛，安陽生爲立祠。後參文帝大將軍，事累以功，與羊祐等共管機密，文帝卽

晉王位，以勗爲侍中，封安陽子，邑千戶。

案魏時，安陽併入蕩陰，荀勗爲安陽令，非此縣。自鄴乘採入後，多因仍之。

### 隋崔信明

唐書：崔信明，青州益都人。高祖光伯，仕後魏，爲七兵尙書。信明之生，五月五日，日方中有異，雀鳴集庭樹。太史令史良爲占曰：五日爲火，火主離，離爲文，日中文之盛也。雀五色而鳴，此兒將以文顯。然雀類微，位始不高邪。及長，疆記美文章，鄉人高孝基嘗語人曰：崔生才富，爲一時冠，但恨位不到耳。隋大業中，爲堯城令。竇建德僭號，而信明族弟敬素者，爲賊鴻臚卿，自謂得意，語信明曰：夏王英武，有舉天下心，士女襁負而至，不可數。兄不以此時立功立事，豈所謂見機不俟終日乎？答曰：昔申胥海隅鈎師，能固其節，爾欲吾屈身賊中，求斗筲邪？遂踰城去。隱太行山。貞觀六年，有詔，卽家拜興勢丞，遷秦川令。卒。信明蹇亢，以門望自負，嘗矜其文，謂過李百藥，議者不許。揚州錄事參軍鄭世翼者，亦鷲倨，數忮輕忤物，遇信明江中，謂曰：聞公有楓落吳江冷，願見其餘。信明欣然多出眾篇，世翼未終，曰：所見不逮所聞，投諸水引舟去。

### 唐王進思

新出堯城令王進思殘碑內云、拔木臥郊、敗苗盡野、公碩德屆遠、至誠通元、獨祐我疆、無殺□□土風剽悍、是剝是殖、□□勉力、侯梅侯粟、伐□斃甘、公率格惠功、勸沮藝植、大雨災人、河朔無稔、郡邑跪斃、黎元阻饑、包糗食路、造舟楫、河不貿餐、以賚留濟、餓飢而□度涉夏□□自春歷請、俾彼雲漢、杲杲出日、□□訢神、靈應大宇、甘液沓洒、洽潤稿物、

案此、据王君斷碑、詳金石錄、

何公

李華安陽令廳壁記、何公以德行文學、爲人羨慕、清操道藝、隣於昔賢、自登封主簿、撫有茲邑、以西門沉巫爲不仁、仲康解綬爲果斷、約古中道、爲今令圖、下車無何、休聞四塞、他疆之人、父母之居、口祝之、則境內之勸、可以心見、君子哉、云云記事者、志感德而旌善人、今特書公何、尊王命其春秋之義與、

案記書天寶十載、何公在官、歲月略見諸此、舊志職官闕、

金王晦

金史王晦、字子明、澤州高平人、明昌二年進士、由北京轉運戶籍判官、遷安陽令、時內

黃獲賊首郭丙，丙誣曰：與安陽某同盜，內黃令捕逮甚急，晦不發，自偵擒之，果獲真盜。丙所誣者得免累，除陝西路按察簽事。貞祐初，仕至翰林侍讀學士，以死難，贈榮祿大夫、樞密副使。

劉昌齡

寰宇通志：劉昌齡，安陽令，明于聽斷，人以爲神。

元趙時敏

許有壬鯨背橋記：趙時敏，至元中爲安陽令，有善政。

李玉

安陽人，初授顯武將軍，兼安陽令，時有告截牛舌、鋤瓜苗、盜布縷者，玉皆以理得其情，有趙廣漢風烈，轉林慮令。

明蔡誠

一統志：蔡誠，江南巢縣人，洪武初，民始歸附，田蕪不治，誠百計經營，具酒食，召富民至縣堂，親爲立券，借貧民牛種，又不足，則官給之，由是地闢民富，凡縣署及廟學，皆誠建也，祀名官祠。

梅奇

鄴乘，梅奇，江南涇縣人，能救荒愛民，民思之不置。

趙恭

鄴乘，趙恭，山東濟陽人，治稱公廉。

張楫

鄴乘，張楫，北直安肅人，永樂年任，久宦，志操不改，諸令中最賢者也。

史俊

鄴乘，史俊，北直薊州人，進士，洪治十一年，任詳雅不猛，後至副使。

劉追

鄴乘，劉追，字克紹，陝西寶鷄舉人，性躁急，或起自毆人，號蝎子劉，然政善無他惡聲，遷

太僕寺丞。

郁深

鄴乘，郁深，字文淵，北直保定舉人，正德年任，警敏有才，智事無滯者。

章綸

鄴乘、章綸，字理之，北直錦衣衛人，進士。安雅不躁，節用恤民。民當甲者，月費不踰百錢。然亦不肯縱釋有罪。當是時，中官索賄無虛月。先是薊盜焚掠，供億官兵，不可勝算。民室家不相保。趙守暨綸廉靜不擾，民得稍紓。

賈侃

續府志：賈侃，山西壽陽舉人。嘉靖初年任。性至孝，持廉潔。政尙寬平，笞人或以皮代竹。郡守張惠素精嚴，而重侃廉仁，以治簡調宣陽。後請終養，致仕。

楊宏

續府志：楊宏，江南安東衛人。廉慎恪勤，敷政平恕。邑居南北衝，行旅踵至，官餼不足，助以己奉。久雨缺薪，斧斨篋以爨。質明理事，午始晨餐。繼之以燭，竟以勞瘁卒於官。民哀慕之。

石寶

續府志：石寶，永寧衛舉人。性質寬恕，愛民如子。時豪右有爲偽券，誣索平民，自加考掠者，漸以成風。寶廉知之，嚴刑其僕，民獲稍安。陞通判，祀名宦祠。

鍾萬鎰

續府志鍾萬鎰江南桃源人初任未幾以憂去越三載再任舊例徵糧歲僉大戶數百人各牽連數戶貼役豪右頑民故緩徵納侯官迫令大戶完解始以瘠惡布畜雜物抵數正額十損六七貧下逃逋者無論也官責大戶代補率至破產民多逃竄邑坐是疲敝萬鎰至卽爲措置易收頭止數人催徵有法豪頑無敢負者民賴以甦陞南京戶部主事祀名宦祠

### 胡汝欽

續府志胡汝欽北直定興人進士隆慶初任純心數政民不忍欺己巳秋霖雨傷稼郡東南尤甚汝欽往勘之流涕曰漂沒如此吾民何賴耶遂請蠲租豁役民免流亡擢兵部給事中

### 馬允登

續府志馬允登北直東光人進士萬歷初任英敏有才識操持廉潔留心民隱多方釐革通融里甲徭役浮費大減省刑息訟且禁戢隸役勾攝小民蒙惠焉擢監察御史祀名宦祠

### 朱冠

續府志朱冠字佩黼北直清豐人進士開萬金支渠民受利益陞吏部主事祀名宦祠  
賈毓祥

續府志賈毓祥山東平度州人通志作山西平定人進士以廉明稱擢監察御史歷任副都御史

高推

彰郡逸志高推北直寧晉人進士學有本源政行簡易士民安之擢監察御史

張聚秀

彰郡逸志張聚秀山東人進士常刊一條編有七大政擢監察御史

羅國士

彰郡逸志羅國士山東德州人進士明敏善斷時明季兵荒盜賊遍野剪除大寇流兵  
獨遁孤城得保全者國士力也

張鶴

陳志張鶴字九臯山西大同舉人莅政嚴明發奸民隱糧地若干頃寘於法調位北直  
無極縣

威時春



陳志、盛時春、字啟元、江南上元舉人、饒度溫雅、政尙寬平、事亦振舉、陞太僕寺丞、

李尹耕

陳志、李尹耕、山東益都舉人、有治事才、陞同知、

申維岱

陳志、申維岱、北直遵化人、進士、嘉靖四十四年任、用法嚴峻、吏民畏服、清覈里甲供應、費節而事舉、陞兵部主事、

張學道

陳志、張學道、陝西整屋人、進士、御下嚴明、吏胥無敢欺、而縱者、陞主事、

張爾木

陳志、張爾木、山東鄆城人、進士、性剛介、敢于任事、卒官、

李兆

陳志、李兆、四川西充人、進士、初任林邑、調安陽、練達無擾、陞吏部主事、

劉元霖

原纂、據碑記增、劉元霖、字元澤、北直任邱人、嘗修廟學、又修安陽橋、

劉宇

原纂，據碑記增。劉宇，字太和，陝西新安人。進士。自鹿邑調任，築壩障水，開高平萬金渠，復唐宋之舊。

劉道亨

原纂，據碑記增。劉道亨，北直新城人。續修萬金渠。

李應策

原纂，據碑記增。李應策，字蒼門，通志作各蒼門山西蒲城人。進士。自蘭陽任，修蓋村流寺二閘，

灌溉數十村。

縣丞

李光遠

續府志。李光遠，北直真定人。由監生嘉靖中任，敏捷有爲，催徵不擾，而民無負者。陞知縣。

曾燎

續府志。曾燎，江西豐城人。由吏員佐政平易，臨民不擾。

孫祿

續府志、孫祿、山東沂州人、監生、學優政舉、雅重儒紳、

劉萬言

續府志、劉萬言、山東人、監生、隆慶二年任、居職頗謹、蒞政有爲、陞南京錦衣衛知事、  
典史

單珏

陳志、單珏、北直廣平人、嘉靖元年任、居職最久、明斷有爲、

呂勤

陳志、呂勤、山東人、

薛時言

薛時言、山西河津人、與呂勤先後俱以勤聞、

教諭

某教諭

鄰乘、某教諭、某先生、通易禮、生員趙嶼、從某受學、亦能誦二經、某善爲文、勤於誘教、惜

逸其姓名無知之者幼時聞諸長老云

趙鳴鳳

鄴乘趙鳴鳳字于岐山西咸寧舉人正德十年任恭雅有文采諸生不敢違所令後遷翰林孔目

韓 漑

續府志韓漑北直雄縣舉人嘉靖五年任賦性剛直才識敏達集諸士于黌舍躬督講習寒暑不懈陞國子監學正

呂調音

續府志呂調音湖廣武昌人以舉人任安陽教諭才美篤學工於文辭督士會業以身先焉士論雅重之陞知縣

陳夢雷

續府志陳夢雷福建長樂人由舉人任宅心謙虛與物無忤每與士論文善發聖賢奧旨陞知縣仕至廣東瓊州府同知祀名宦祠

錢好學

續府志、錢好學、山東掖縣人、老誠淳謹、天性嗜學、日惟課士、一時科第、多所造就、陞教授、

陳世忠

陳志、陳世忠、江西舉人、作興學校、素有大志、陞浙江縉雲縣知縣、

訓導

趙時霖

舊府志、趙時霖、湖廣房縣人、事母孝、學先窮理、諸生執經問難、講解明晰、士有婚喪不舉者、捐奉助之、陞息縣教諭、清知縣、

傅龍騰

續府志、傅龍騰、江南山陰人、貢生、順治十年任、以廉幹稱、

侯爾東

續府志、侯爾東、山西汾西人、拔貢、順治十五年任、蒞任未及朞、廉惠大著、征師駐牧、民困供需、爾東勞心撫字、遺黎賴以休息、時士餼奉裁、爾東軫恤之、使膏火得繼、士有雞燈分火、飽侯仁之句、絃誦不輟、有碑記勒於學宮、

劉光美

續府志，劉光美，浙江金華人，由吏員康熙二年任，裨躬循謹，卒於官。

陳大均

續府志，陳大均，浙江寧海人，拔貢，康熙五年任，泄官一載，留心課士，以憂去。

高啟元

續府志，高啟元，山東萊陽舉人，康熙十二年任，剛方明察，人不敢欺，勸墾荒，除雜派，崇學校，大兵討滇逆，休士邑境四十日，啟元捐貲供備，芻藁毫不累民，陞刑部主事，終卽郎中，入邑志，祀名宦祠。

武烈

續府志，武烈，奉天蓋平人，監生，康熙二十年任，年少諳練，明敏兼至，陞四川忠州知州，終員外郎。

丁如璣

續府志，丁如璣，江南徐州人，監生，康熙四十三年任，持法嚴，盜賊遁跡，以病去。

劉而位

續府志、劉而位、山西汾陽舉人、雍正元年任、判決精勤、案無留牘、遇強惡嚴治之、不少貸、奸究斂戢、且清廉自守、在任四年、里下毫無雜派、嘗署訟庭、以自矢、嚴禁賭娼、聞之、卽單騎往擒、民悚然知懼、飭邑中不許演戲、春秋報止操豚蹄尊酒而已、去任數十年、士大夫及耆老猶思之、陞福建泉州府知府、再陞興泉道。

### 李闔楨

續府志、李闔楨、山西安邑舉人、雍正五年任、治行謹嚴、尤重民命、每案驗斃者、輕騎減從、卽至其所、窮日之力、必得情而後已、嘗曰、令人聽訟、皆施德於生者、而不知爲死者伸冤、吾惟平心相等、不敢有輕重之異、六七年無一冤者、又終任不雜派里約、與前任劉令、相繼而成善治。

### 戴清

陰續志、戴清、四川中江人、舉人、在任剛直、不撓民、鮮冤獄、後以事赴都、卒于道、聞者無不哀惜云。

### 饒炯

饒炯、字慎齋、福建邵武舉人、乾隆四十年任、豈弟慈祥、士民愛戴、素博學工詩文、集諸

生于官舍，躬督會業，諄諄以大雅相勸，是科邑內登賢書者三人，皆出其門，及解任，僑居宦橐空乏，供饋絡繹至門，悉慰而卻之。

### 馬國楨

原纂叙傳節錄：國楨，字貞菴，奉天遼陽人。康熙二十九年任，敏達有爲，自總督河道王公某巡撫閻公興邦定洹水閘口，撤版織荆，渠流頓減，計日分輸，永和中大渠得十二日，曲溝流寺蓋村各得六日，水既織，期又迫限，而孫平無復得沾其潤者。國楨至，視渠工，屆孫平，輒徘徊相視，移晷從人莫識，所謂既而歲旱甚，孫平士民具狀，以曲溝蓋村餘水請。國楨卽單騎馳往，從舊所相視處，鳩工旬有餘日，渠成，溉田可千畝。縣進士陳又良爲碑書其事，尤好興舉廢墜，凡修西門君祠、洹水龍王廟、城內商王廟，及縣學皆有條理可觀。三十一年，奉檄編修縣志，書成，國楨自叙其始末，見志原內。後擢廣西潯州府同知，仕至江南鎮江道。

### 陳錫輅

原纂叙傳節錄：錫輅，字聖巖，浙江嵎縣貢生。乾隆二年三月，由內黃調任安陽，整頓廢弛，百凡具舉。先是康熙三十一年，知縣馬國楨重建明倫堂，將就傾圮，錫輅重加修葺。



復疏濬城壕於城北開洩水河計長三百三十丈有奇不擾民而事舉人人稱便謁韓魏公祠捐俸力爲修整比舊基逾擴纂補邑乘十二卷尤好旌表善良以勵風化按月課士延海內宿儒夏肇豐主講授士林翕然稱之數歲遷去

### 趙希璜

據伊秉綬趙君墓志補希璜字渭川廣東長寧人博通經史具著作才由舉人考取四庫全書館謄錄議敘知縣歷任陝西河南諸縣乾隆五十七年自夏邑縣詣任安陽甫蒞事值漳水漫溢并洄入衛勢甚洶洶希璜馳三臺履勘形勢繪圖詳說請上官亟堵決口疏舊渠以爲漳河性悍急而濱河之土極疏故設大牖於高崗之上復設小牖以防岡水水勢如建瓴開鑿小渠引入山岡石骨之內托基始固而引渠分流勢復迂緩古人用意精微且有合於納水用山之說詳載洪亮吉所撰墓表中時方議以漳水濟運其說遂寢暇則整飭士習親臨講課有制藝不能工者卽授筆爲之爲多士式校讐遺書刊定詩文復延諸名士褒輯縣志徵文考獻爲百餘年方志中未有之書士民戴之儼如父師未幾希璜之戚巡撫河南援迴避例引去入粟爲需次郎中就養於其子惺高堰通判任署去之日士民攀轅遮道走數百里送之及卒遺命其子必葬安陽以

首邱不如安陽之遺愛深也。嗣於某年月日，惺扶柩歸葬安陽西鄉士旺之原，以成其志。士民執紼走哭者，如其去時云。

### 張丕緒

採訪公呈，張公諱丕緒，陝西人。嘉慶七年，任安陽縣。政治嚴明，以移易風俗爲本。初蒞任，卽恭校刊文昌孝經註，遍布紳耆，俾展轉諭教鄉里。有藐法棍徒，滋擾平民者，丕緒用法糾察之，嚴治無一少貸。奸究亦無一倖脫。期月之間，境內肅清。甫任三月，以疎逃要犯褫職。丕緒既去任，袖清如洗。士民感其德，爭相餽遺，踵門不絕。未幾，以疾卒於安陽館邸。丕緒初在任時，年六十餘，猶未舉子。及罷任，始在安陽生一子，闔縣共相歡慰，咸以爲除暴安良之報云。

### 吳昭

採訪公呈，吳公諱昭，字蔚堂，江西餘干舉人。由魯山縣軍功，欽加同知銜。嘉慶八年，調任安陽。仁民禮士，清廉自守。聽訟以離城遠近，立程限，傳訊。任兩造從容供說，一言卽中其竅要，曲直洞然，相驗每以輕騎從。吏忤無一能擾閭閻者。秉公持正，謁者不得干以私。凡蒞任四年，除錢漕正課外，士民安堵，不知其他。值歲旱歉，卽設壇宿齋虔禱，備

極苦楚，嘗煮粥賑救饑人，必偷暇親身經理，無失所者。後因公掛吏議，遣戍新疆。安陽士紳耆民郭長年等，走會城，呈懇上官，惟願闔縣輸餒代贖我公罪。上官據情陳奏，蒙恩釋回，暫寓安陽館邸。愚氓出蔬粟酒肉餽問者，不絕於路。去之時，老幼攀轅遮道，携酒祖餞，綿延十餘里，莫不潸然泣下。昭勵精補廢，見試院旁有積石，詢知爲牛紫極捐輸場中案斃物，卽捐廉助成功，建東西號廠三百六十楹，砌列石案，斃一千六百號，七邑生童賴之。

教諭

胡煦

原纂，胡煦，字滄曉，光山舉人。康熙四十四年，光山縣志作康熙四十二年任品行端恪，希心濂洛之學，尤邃於易，著有周易函書，行世。教授生徒，闡明聖學，又以安陽俗侈，喪事輒傾其家，士民有停棺至十餘年未葬者，因亟言於有司，察邑中士庶一千五百餘柩，限日入葬，並婚嫁毋許過奢，俗因漸革。後登壬辰進士，仕禮部侍郎，賜謚文良。

李泰

原纂，李泰，南陽人，貢生。康熙五十九年任，修治學宮水道，得泮池原址，捐貲政治，復還

安陽縣志  
舊觀以休致去

巨秉乾

陰續志、秉乾、南陽舉人、乾隆十三年、任安陽學教諭、品行端正、訓士謹嚴、每月集生童於學署、設饌課藝、諸生多所成就、

陳其潤

陰續志、其潤、字芝菴、葉縣人、進士、初任宜春令、改彰德府教授、乾隆二十年、署安陽教諭、學深養遠、尤善獎勵後進、勤訓課、多士執經講業者、不遠數百里、郡邑科第、聯翩多出其門、

邢丙南

陰續志、丙南、洛陽人、舉人、乾隆十八年、任安陽學教諭、性醇謹、動遵禮法、按月課諸生文藝、務準先正、又令其二子、與學優品正者共切磨、一時成就甚多、

賈壤

陰續志、壤、商邱舉人、乾隆二十年、任安陽學教諭、性方正、嚴課諸生、不令廢業、士多畏敬、益加奮勉、

張冲

陰續志冲，太康進士，歷仕至同知，以不諧上憲意，調安陽學教諭，性和平，好獎進諸生，每月自設飲饌，集諸生明倫堂，課藝兩次，後年邁，目力昏花，猶令人持文藝旁讀，爲之改抹，遇佳句，必得意起曰：快極快極，一時成就者甚夥。

王瀚

陰續志瀚，盧氏廩生，乾隆二十五年，任安陽學訓導，性慷慨，每月課諸生二次，齊集明倫堂，封鎖學宮，飲饌務極豐潔，皆割清俸以備，一時多所成就，後卒於官，士共惜之。

安陽縣志卷二十五終

安陽縣志卷二十六

安陽縣知縣鐵嶺貴 泰補纂

藝文志 上

趙希璜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志而附以藝文者、何也、聖經賢傳、夫人而知之矣、奚必志、莊騷馬班、夫人而知之矣、奚必志、至於章句訓詁、因文而害辭、因辭而害志、風雲月露、鬪一字之巧、爭一句之奇、無裨正學、何涉民風、斯又無庸志矣、茲自韓氏參用古今家祭式起、至鄴詞止、凡若干卷、存其目焉、若夫言之文、行之遠、則後之覽者、固自昭昭耳、秦仿之、作藝文志、

韓氏參用古今家祭式一卷

佚 韓琦撰

直齋書錄解題、司徒兼侍中、相臺韓琦雅圭撰、

魏公自序、自唐末至于五代、兵革相仍、禮樂廢缺、故公卿大夫之家歲時、祠饗皆因循便俗、不能以近古制、國家運祚隆赫、承平有年、曠絕之典、無所不講、慶歷初元、始詔文武官、並許依舊式、創立家廟、事下禮官裁處、而迄今不聞定議、某自主祭以來、恪謹時

薦馨極誠，愨而常患。夏秋之祭，闕而不備。從俗之事，未有折中。因得秘閣所有御史鄭正則祠享儀、御史孟銑家祭禮、殿中御史范傳正寢堂時享儀、汝南周元陽祭錄、京兆武功尉賈氏家薦儀、金吾衛倉曹參軍徐閨家祭儀、檢校散騎常侍孫日用仲享儀、凡七家，研詳累月，粗究大方。于是採前說之可行，酌今俗之難廢者，以人情斷之，成十三篇，名曰韓氏參用古今家祭式。昔鄭御史以年六十三久疾羸頓，遂著祠享儀以示後。而某年之與病，與鄭適同，遂感而爲此。將使子孫奉而行之，非敢傳于外也。若其歲時之享，以新儀從事，雖甚疲老，敢不自力。他日朝廷頒下家祭禮，自當謹遵定制云。

周易餘言五卷

存 崔銑撰

明史藁、周易餘言、五卷、易大象說一卷、崔銑撰。

崔銑自序：銑童丱居陝，聞蜀蘇氏茂之講易，心樂之。先君子亦篤好是經，采長明訓，咸出手錄。及壯仕於京，會友繹習，官爲翰林，得閱秘書。至今五十年，銑齒六十有三，憂喜夷險，履行處運，無一日而不體夫易也。先儒解釋詳矣，繁矣，好奇者求義于象，流爲詭誕，飛伏內甲，互體五行，以彼小術，蕪我聖典。夫皇羲畫卦，文王周公繫詞，夫子作翼，一



也。謂易道加詳可爾。乃曰：有義易，有文易，有孔易，支矣哉！易有聖人之道四，今尙象者無其裁，尙占者失其法，因夫子之贊，明三聖之旨，以貞夫變，以正夫履，傳是者倡于王弼，備于程子，斯時宜而易之要也。爰述管見于篇，以暢二氏之疑者云。四庫全書提要，讀易餘言五卷，明崔銑撰。銑字仲覺，一字子鍾，安陽人。宏治乙丑進士，官至南京禮部侍郎。謚文敏。事蹟具明史。儒林傳。是書以程傳爲主，而兼採王弼、吳澄之說，與朱子本義頗有異同。大旨舍象數而闡義理，故謂陳搏所傳圖象，皆衍術數，與易無干。諸儒卦變之說，亦支離無取。其上經卦略，下經卦略，大象說，皆但標卦名，不載經文繫辭。輯說卦訓，則備錄傳文，蓋書非一時所著，故體例偶殊。且經有卦名，而繫辭說卦無章名，其勢亦不能不異也。惟刪說卦廣象八章，而別以蔡清之說增損之。又序卦雜卦文言三傳，一槩從刪，則未免改經之嫌。要其篤實近理，故不失爲洛閩之傳矣。朱彝尊經義考載銑讀易餘言五卷，又載銑易大象說一卷，考此書第三卷，卽大象說，彝尊以其別本單行，遂析爲二，偶未考也。今附著于此，不更複出焉。

春秋傳說

佚 崔銑撰

中庸凡一卷

未見 崔銑撰

崔銑自序，聖賢著書，救時弊，正辟學而已。中庸是也。言大而實，功約而該，渾渾爾，洋洋爾。章分句析，則文斷而意離，銑耕鋤之暇，謹錄戴記元文，綴數言于每行之外，聯其相承之義，性道諸字之訓，後人取義紛如，乃考其文之所起，及其旨之所竟，皆述夫子論定之言，弗敢亂以意見。他說名曰中庸凡，言不能詳也。聊寘家塾，示我弱子。蒙孫云爾。讀禮偶見二卷

存 許三禮撰

四庫全書提要，讀禮偶見二卷。清許三禮撰。三禮，字典三。安陽人。順治辛丑進士。官至兵部右侍郎。嘗受業于孫奇逢之門。故書中雖多參講學語，而于五禮亦頗有證核。大抵據書儀、家禮、會典諸書，折衷一是，以便宜行。其于俗禮解誤者八，釋疑者十，又若增哭奠家禮儀注，及增定招魂、葬服說諸篇，皆頗有考據。惟謂喪服古二十五月，今二十七月，則其說頗謬。考喪服二十五月，不過王肅一家之說。士虞禮曰：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中月而禫。鄭注：中，間也。喪服小記：妾祔于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祔。又學記云：

中年考校，皆以中爲間，故二十七月而禫。雜記：父在爲母妻，十三月大祥，十五月禫，爲母妻尙祥禫異月，豈三年之喪，而祥禫反同月，載德喪服變除篇禮二十五月祥，二十七月而禫，白虎通，德論三年之喪，再期二十五月，又云二十七月而禫，釋名間月而禫，是皆可爲鄭注確證。三年間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據喪事終去衰去杖，其餘哀未忘，更延兩月，非喪之正，故第據二十五月言之耳。六朝諸儒，多宗鄭注，今律以二十七月而禫，蓋三年之喪，萬世之通義也。三禮乃以王肅一家之說爲古制，豈宏通之論乎。

春秋演

存 許三禮撰

讀易偶筆淺言

未見 張蕙撰

毛詩輯要

未見 魯東岱撰

易詩春秋述訓

未見 張洎撰

郭文簡集張伊梁傳著易詩春秋述訓若干卷

四書講義

未見 魯東岱撰

四書集解

未見 劉暉吉集撰

五經解義

未見 崔世昌撰

右經部凡八家韓氏參用古今家祭式讀禮偶見入禮類周易餘言讀易偶筆入易類毛詩輯要入詩類春秋傳說春秋演入春秋類易詩春秋述訓四書講易四書集解五經解義入羣經類惟中庸凡無定類姑附于後

南史八十卷北史一百卷

存 李延壽撰

唐書李延壽字遐齡世居相州父大師字行威好學善作文備知前代故事嘗以宋齊

梁陳周隋，天下參隔，南書謂北爲索虜，北書指南爲島夷，其史于本國詳，他國略，往往訾美失傳，思所改正，將擬吳越春秋，編年刊，究南北事，未成而歿，延壽旣數與論議，所見益廣，乃追終先志，本魏登國元年，盡隋義寧元年，作本紀十二，列傳八十八，謂之北史，本宋永初元年，盡陳貞明三年，作本紀十，列傳七十，謂之南史，凡八代，合二書百八十篇，上之，其書頗有條理，刪落醜詞，過本書遠甚。

郡齋讀書志，李延壽撰，壽父大師，嘗謂宋齊逮周隋，分隔南北，南謂北爲虜，北謂南爲夷，欲改正擬吳越春秋編年，未就而卒，延壽後預脩隋書，因究悉舊事，依馬遷體，總序八代，北起魏，盡隋，二百四十二年，南起宋，盡陳，百七十年，爲二史，刪煩補缺，過本史遠甚，今學者止觀其書，沈約魏收等所撰，皆不行，獨闕本志，而隋書有之，故隋書亦行于世，崇文總目，唐高宗善其書，自爲之序，序今闕。

遜齊陳氏曰，李延壽著南北史，粗得作史之體，故唐書本傳，亦謂其刪落醜辭，過本書遠甚，然好述妖異，兆祥，謠讖，特爲繁猥，司馬溫公曰，光少時，惟得高氏小史，自宋迄隋，並南北史，或未嘗得見，今因修通鑑，方得細觀，乃知延壽之書，亦近世佳史也，雖于穢祥詼嘲小事，無不載，然叙事簡徑，比于南北正史，無煩穢之辭，竊謂陳壽之後，惟延壽

可以亞之也。四庫全書提要、南史八十卷、唐李延壽撰、延壽事蹟附載新唐書、令狐德棻傳、延壽承其父大師之志、爲北史、南史、而南史先成、就正于令狐德棻、其乖失者、當爲改定、宋人稱延壽之書、刪煩補闕、爲近世佳史、顧炎武日知錄、又摘其李安民諸傳、一事兩見、爲紀載之疎、以今考之、本紀刪其連綴諸臣事跡、列傳則多刪詞賦、意存簡要、殊勝本書、然宋齊梁陳四朝九錫之文、符命之說、告天之詞、皆沿襲虛言、無關實證、而備書簡牘、陳陳相因、是芟削未盡也、且合累朝之書、勒爲通史、發凡起例、宜歸畫一、今延壽于循吏、儒林、隱逸傳、既遞載四朝人物、而文學一傳、乃因宋書不立此目、遂始于齊之邱靈鞠、豈宋無文學乎、孝義傳、搜綴澹落、以備闕文、而蕭矯妻羊氏、衛敬瑜妻王氏、先後互載、男女無別、將謂史不當有列女傳乎、况北史謂周書無文苑傳、遂取列傳中之庾信、王褒、入于文苑、則宋之謝靈運、顏延之、何承天、裴松之、諸人、何難移冠文苑之前、北史謂魏隋有列女傳、齊周並無此篇、今又得趙氏、陳氏、附備列女、則宛陵女子等十四人、何難取補列女之闕、書成一手、而例出兩歧、猶以矛盾、萬萬無以自解者矣、蓋延壽當日專致力于北史、南史、不過因其舊文、排纂刪潤、故其減字節句、每失本意、間有所增益、又緣飾爲多、如宋路太后傳、較宋書爲詳、然沈約修史、工于詆毀前

朝而不載路太后飲酒置毒之事當亦揆以前後恩慈不應存此異說也延壽采雜史爲實錄又豈可盡信哉然自宋略齊春秋梁典諸書盡亡其備宋齊梁陳四史之叅校者獨賴此書之存則亦何可竟廢也

北史一百卷唐李延壽撰延壽表進其書稱本紀十二卷列傳八十八卷爲北史與今本卷數符合文獻通考作八十卷者誤也延壽既與修隋書十志又世居北土見聞較近參覈同異于北史用力獨深故叙事詳密首尾典瞻如載元韶之姦利彭樂之勇敢郭炎沓龍超諸人之節義皆具見特筆出酈道元于酷吏附陸法和于藝術離合編次亦深有別裁視南史之多仍舊本者迥如兩手惟其以性爲類分卷無法南史以王謝分支北史亦以崔盧繫派故家世族一例連書覽其姓名則同爲父子稽其朝代則各有君臣參錯混淆殆難辨別甚至長孫儉附長孫嵩傳薛道衡附薛辨傳遙遙華胄下逮雲仍隔越抑又甚矣考延壽之叙次列傳先魏宗室諸王次魏臣又次齊宗室及齊臣逮周隋莫不皆然凡以勒一朝始末限斷分明乃獨于一二高門自亂其例深所未安至於楊素父子有關隋室興亡以其系出宏農遂附見魏臣楊敷傳後又魏收及魏長賢諸人本非父子兄弟以其同爲魏姓遂合爲一卷尤爲舛迕觀延壽叙例凡累代

相承者，皆謂之家傳，豈非家傳之體，不當施于國史哉？且南北史雖曰二書，實通爲一家之著述，故延壽于裴蘊傳云：祖之平，父忌，南史有傳，王頌傳云：父僧辨，南史有傳，卽互相貫通之旨也。乃南史既有晉熙王昶傳矣，北史復有劉昶傳，南史既有豫章王綜、樂良王大圓傳矣，北史復有蕭贇、蕭綜，入魏改名贇、蕭大圓傳，朱脩之、薛安都諸人，南史則取諸宋書，北史則取諸魏書，不爲刪併，殆專意北史，無暇追刪南史，以致有此誤乎？然自宋以後，魏書、北齊書、周書，皆殘缺不全，惟此書僅麥鐵杖傳有闕文，荀濟傳脫去數行，其餘皆卷帙整齊，始末完具，徵北朝之故實者，終以是書爲依據，故入書具列，而二史仍並行焉。

太宗政典三十卷

佚 李延壽撰

唐書藝文志：太宗政典三十卷，李延壽撰。

案延壽本傳：太宗政典，調露中，高宗觀之，咨美直筆。

春坊要錄四卷

佚 杜正倫撰



唐書藝文志杜正倫撰

東都記三十卷

佚 鄧世隆撰

唐書藝文志東都記三十卷鄧世隆撰

諫垣存彙

佚 韓琦撰

韓魏公自序夫善諫者無諷也無顯也主于理勝而已矣故主于諷者必優柔微婉廣引譬喻冀吾說之可行而不知事不明辨則忽而不聽也主于顯者必暴揚激訐恐以危亡謂吾言之能動而不知論或過當則怒而不信也夫欲說而必聽言而必信苟不以理勝之爲主難矣哉琦景祐中任三司度支判官以族貧求外補得舒州將行而上以諫官缺擢授右司諫而留之竊惟言責之重非面折廷爭之難蓋知體得宜爲難夫得通明端樸高識博學之士則動必中理日益君聽而使愚不肖者冒而處之固不勝其任矣遂兩上草辭不報乃喟然自謂曰上之知汝任汝之意厚矣汝之所言當顧體酌宜主于理勝而以至誠將之茲所以報陛下知而任之之意若知時之不可行而徒

爲高論，以賈直取名，汝罪不容誅矣。在職越三載，凡明得失，正紀綱，辨忠良，擊權倖，時人所不敢言，必昧死論列之。上寬而可其奏者，十八九。卒免重戮。進登掖垣，實前日爲誠之力也。其所存藁，欲斂而焚之，以效古人謹密之義。然念詩書所載，從諫而聖，君之德也。充闕而補，臣之忠也。前代諫諍之臣，嘉言讜議，布在方冊，使覽之者，知人主從善之美，致治之原。若皆削而燔之，則後世何法焉。於是存而錄之，雜爲上中下三卷。命曰諫垣存藁，以藏於家。竊志夫上之聽仁大度，自三代漢唐以來，虛懷納諫，甚盛德之主，皆所不及。復裨子孫傳而閱之，知直道之無咎，忠教之有迹云。

二府忠議五卷，陝西奏議五十卷，河北奏議三十卷，雜奏議三十卷，千慮集退思集三卷。  
佚 韓琦撰

案魏公家傳，熙寧中，上謂忠彥曰，先得中奏議甚多，可悉錄來，勅崇文院遣筆吏數人錄上之，卽此諸錄也。

仁宗實錄二百卷

佚 韓琦撰

讀書志，韓琦等撰。起籓邸，盡嘉祐八年三月。凡四十二年。嘉祐八年，詔韓琦提舉熙寧。

二年奏御。

韓魏公家傳二卷

存 韓忠彥撰

讀書志韓忠彥撰錄其父生平行事近世著史者喜采小說以爲異聞如李繁錄其父泌崔允記其父慎由事悉鑿空妄言前世謂此等無異莊周鮒魚之辭賈生鵬鳥之對者也而唐書皆取之以亂正史自是近時多有家傳語錄之類行于世陳瑩中所以發憤而著書謂魏公名德在人耳目如此豈假門生子姓之間區區自列乎持史筆其慎焉。

書錄解題不著名氏當是其家所傳也。

邵氏聞見錄此書于神宗之立多妄誕不恭非所宜言韓氏子孫張大功業不知陷親不義王岩叟所載逸事亦多欺妄四庫全書提要韓魏公家傳二卷不著撰人名氏記宋韓琦平生行事陳振孫書錄解題以爲是其家所傳晁公武讀書志則以爲其子忠彥所撰錄公武去忠彥世近當有所據也其書隨年排次頗爲繁冗公武引陳瓘之言謂魏公名德在人耳目如此豈假門生子姓之間區區自列其說當矣。

辨欺錄一卷

佚 韓忠彥撰

文獻通考、陳氏曰、韓忠彥記其父嘉祐末命事、與文富諸公辨

魏公傳

未見 韓道原撰

案遺書目錄、明韓道原撰、公之遺孫、自言出于家藏、

君臣相遇錄十卷

存

四庫全書提要、君臣相遇錄十卷、不著撰人名氏、載宋韓琦事蹟考、晁陳二家書目、自今所傳、韓魏公家傳、韓魏公別錄、韓忠獻遺事、外尚有韓魏公語錄一卷、又韓忠彥所撰辨欺錄一卷、語錄卽別錄之文、而顛倒其先後、惟卷末多一條辨欺錄、爲忠彥記其父嘉祐末命事、與文富諸人辨、今雖未見其本、而書中大旨、皆可考、惟此書晁陳皆不著錄、不知何人所作、蓋南宋時其家子孫所謂合辨欺錄別錄所載、裒爲一書、觀書末載曾孫名十二人、而無侂冑蓋諱而削之、知其成于開禧後矣、

官吏須用十六卷

佚 梁琮撰

國子監條例類編六卷

佚 崔銑撰

明史叢藝文志、國子監條例類編六卷、崔銑撰。

文苑春秋

存 崔銑撰

文敏自序說者曰、孔子刪書爲百篇、今存者、伏生二十八篇、傳信可也、晉人晚出之書、傳疑可也、凡書所錄、事之大其變者乎、世小節亡與焉、堯典禪也、甘誓世也、湯武伐也、盤庚遷也、大誥攝也、顧命防也、呂刑衰也、文侯之命亂也、王熄而伯興、故秦誓終也、自秦以上爲封建、自秦以下爲郡縣、封建者、與人共天下、其威福也公、鄴縣者、其君擅天下、其威福也專、君臣之交、禮樂之布、風俗之流、人才之成、是以相遠、蓋宇宙之大限也、夫善惡有懲、則勸戒孔昭、紀載皆實、則諛僞莫售、君子有恃而長其德、小人有畏而職其奸、文之修、則人樂玩、道是載、則書久存、由漢而來、史紀其事、儒闕其義、文士聘其貴、

智士申其辯，然而詭誕害教，浮華亡用者，錯列而兼存之。世之選者，非不欲采其簡要，用省觀覽也。鮮有志夫子而法尚書者，隋王仲淹氏出道喪文靡久矣，抗志續經，其籍亡傳焉。後人誅絕之者，胡爲乎已甚也。銑慨慕其意，竊欲取漢帝代楚之告，迄于我皇祖攘夷之檄，名曰文苑春秋，以明文之正，以盡代之故，是故氣之淳漓，詞之簡煩，事之經奇，理之粹駁，言以知政，政以觀德，而天謀可稽矣。棄官林居，十有四年，猶無暇及也。嘉靖丁酉春，復讀通鑑興亡是慨，乃錄百篇，略表作者之志，將裨後之觀者，因緒以探端，玩文而據質，上悟天運之因革，下究人道之終始，存惟憂勤，喪則驕逸，好問者昌，自用者亡，豫塞禍源，永由治軌，庶幾古人修經之遺志云。

鄴乘八卷

存 崔銑撰

明史藝文志、彰德府志八卷，一名鄴乘，崔銑撰。

四庫全書提要、彰德府志八卷，明崔銑撰。銑有讀易餘言，已著錄。是書成于嘉靖壬午，自序謂本宋相台志，元相台續志，而益以諸縣之輿紀，其書頗爲謹嚴，蓋銑本儒者故也。

文敏自序。正德己卯。太保湯陰李公于中。秘得宋相台志十二卷。元續志十卷。郡守陳公萬言。令所部各以其志送官。是歲冬。以予輯而正之。明年春。銑遭先母淑人憂。又兩閱歲。既禫祔矣。始啟書讀之。宋志事略具而文義蕪鄙。元以下亡觀焉。乃別爲例。作九志。凡八卷。其事實采諸史。其文則刪潤者過半矣。夫志者。郡史也。備物垂軌。不軌不物。眩觀惑鄉。雖文奚用哉。故地理稽實而黜附會。建置遵制而明。則田賦以恤隱。祠祀以正典。官師均列而信教。人物選舉上行而下秩。宮室刺奢。雜志輔化。崇正義而黜異端。損浮冗而要簡確。然後府事稍可借覽。斯竊取君子之志焉。銑也才淺能薄。意長力短。况府居要衝。海內兵作。先被荼棘。今士著之家。十不存一。舊典湮滅。後學寡聞。循長鄉哲。靡由殫述。舊志涉誤近諛者。並以義刪之。不能登載。孔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夫述不師聖。其胡用訓。罪我者其以是夫。

案鄴乘序云。正德己卯。太保湯陰李公于中。秘得宋相台志十二卷。元續志十卷。郡守陳公萬言。令所部各以其志送官。是歲冬。以予輯而正之。蓋文敏所依据如此。千時二書。尙有傳本。今已久佚不存。文敏所存。其慨者惟村名爲宋志所遺。又鄴都宮室。分南城。北城。其于宮殿園亭門署諸名。詳贍可紀。据讀書志云。相台志十二卷。皇朝韓琦。欲

編次未成。郡守李珠命郡文學掾陳申之效宋敏求長安志成此書。攷敏求所著長安志、鎮陽畢氏新有校本。又見于司馬溫公河南志序云。次道演之爲河南志。凡其廢與遷徙及宮室城郭坊市第舍縣鎮鄉里山川津梁亭驛廟寺陵墓之名數。無不備載。此其可徵者也。然則文敏之記鄴都卽相台志緒言。故文敏謂宋志事略具而文義蕪鄙。又謂其文則刪潤者過半。當時取材舊錄不沒其實。而宋志乃幸有存。近人好以己意塗飾前文。遂標爲己目。大率流極于空言影附。漠不知省。余爲之著其沿起。俾繼事有所循焉。

續彰德府志三卷

存 郭朴撰

明史彙藝文志續彰德府志卷三郭朴撰

彰郡逸志

存 許三禮撰

雲陽紀事

未見 吳之鎮撰



郡志草

未見 張鹵撰

綱鑑提要

未見 來實大撰

右史部凡十四家，南北史入正史類，太宗政典，春坊要錄，官吏須用，入政書類，國子監條例類編，入職官類，諫垣存稿，二府忠議，陝西奏議，河北奏議，雜奏議，千慮集，退思集，入奏議類，仁宗寔錄，入別史類，韓魏公家傳，辨欺錄，魏公傳，文苑春秋，入傳記類，鄴乘，續彰德府志，彰郡逸志，郡志草，入地理類，雲陽紀事，入紀事類，綱鑑提要，入編年類，外有陸翽鄴中記，馬溫鄴都故事，劉公銳鄴城新記，李琮相台志，強至韓忠獻遺事考德集，土巖叟魏公家傳十卷，魏公別錄，魏公語錄，李回相志，皆非此方人所著，概不闡入。

兵略

佚 陳貫撰

宋史陳貫傳，著兵略，世頗稱之。

案本傳，貫嘗上形勢選將練兵論三篇，兵略所述，當不出此。

農圃纂要四卷

佚 梁琮撰

中說考二十篇

未見 崔銑撰

崔銑自序中說之作也。何傳之難而澀之易乎？知者寡而罪者眾乎？由魏晉而來，天其閉道也已矣。是故長元虛而威齋戒，競殺伐而攻諛詐，言道則惟空寂，爲文則飭藻麗。而王氏仲淹者出，獨師孔子，言宗論語，道準六經，學脩于近，治求其本，邦昌則獻其謀，邦亂則退而懷之。秦漢而下，其罕若人之儔乎？罪之者曰僭經也，擬孔子也。夫學不師孔子，奚則焉？古不云乎？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法聖人而謂之非，何也？惜夫子之時，墳典邱索紛如也。詩且三千篇，列國之史，叛經四代之禮樂兼學之，夫上古之治朴而陋，不可復也。中古之治文而矯，不可由也。存其文質之中，不俚以倨，不華以僞，簡可習也，約弗亂也。其諸夫子之六經耶？是故桑中鶉奔，可參雅頌，斥君悔譎，可殿典謨，假仁竊禮，可與存義，氣變漓而事改，化消薄而武低，吾不可如之何也已。而彝倫攸斁，將欲抹于文，創不巨則痛不深，懲不刻則勸不勇，存其正以形其非，鑒

于亂以有其治，譬諸膏粱藥石，養生者弗偏廢也。自漢而後，道降矣，治駁矣，文則煩以蕪矣，而是非得失之故，宜察史氏之述最。若馬遷班固者，疵謬不殫舉，視邱明且劣矣。夫兩漢尚行尊經，寧無一言之幾于道者，不然，則民彝其遂泯亂與，故仲淹其有憂世之志乎，而其續經俱亡。中說十篇，醇駁相淆，又或依倣論語爲書，讀者厭之。銑爲別白其詞，權量其旨，類分爲三，曰內，曰外，曰雜。內篇九篇，義美文馴，外篇九篇，詞若誇張，義亦錯雜，其餘放言不倫，疑出後人。所附潤爲雜篇，削杜淹之誕，爲世家。凡二十篇，間爲發蘊糾失，曰釋然後，仲淹之書，真膺彙列，可以羽翼孔氏，傳諸其人。

### 士翼四卷

存 崔銑撰

文敏自序，銑也退處相台之十禩，非聖人之志不存，非翼經之文不閱，省己履事，準古驗今，道雖晚聞，愚有一得，守之既確，居之亦安，乃劄記所明，稍修章句，發揮性道，訓訂經史，或申正理，或駁陂見，名曰士翼，蓋以輔彝典也。自愧窮居靡博問，而躬行猶未能云爾。四庫全書提要，士翼四卷，明崔銑撰，銑有讀易餘言，已著錄，是書前三卷曰述言，皆語錄之類，後一卷曰說象，則專論六十四卦象義，自序謂退居相台十祀，非聖人之

志不存，非翼經之文不閱，乃劄記所明，稍修章句，名曰士翼，蓋以輔彝典也。其中如論高宗夢傳說，事涉于怪誕，韓子原道，蓋先乎養，二氏之徒之繁，由君無以養而安之也。又云談理至宋人而精，然而滋蔓，講學至宋人而幼，然而卽空。又曰，漢唐之小人易見，宋之小人難知，漢唐之君子可信，宋之君子當攷。又曰，去序而言詩，背左氏而言春秋，必荒謬矣。蓋道可以智窮，事必以實著，况千載之下乎。其言皆講學家之所深諱，而侃侃鑿鑿，直抒無隱，可謂皎然不自誣其心矣。至于以蕭何之薦曹參爲克己歸仁，盧懷慎之讓姚崇，爲一个臣之有容，雖意有所寓，然未免品題失當，謂之白璧微瑕可也。

後渠庸書一卷

存 崔銑撰

四庫全書提要，後渠庸書一卷，明崔銑撰。銑有讀易餘言，已著錄。此其筆記之文，如論春王正月爲周正，幽贊于神明而生著，爲用策論易不本于先天圖，在今日爲已定之論，在明人則爲卓識矣。又曰，圖象繁而易荒，小序廢而詩蕪，且淺矣。左氏著而春秋虛矣，喜新變古，君子無樂乎斯然耳。又曰，宋人之說古事也，多以其意億之，始猶昭然也，習之久，遂若真者，誣矣哉。尤講學家所諱不肯言者，銑獨不巧言回護，亦絕無門戶之

私，然諸條皆見所作士翼中，殆後人摘抄，僞立此名，曹溶不及詳核，誤收入學海類編耳。

瑯琊曼衍四卷

存 張鼎思撰

四庫全書提要，瑯琊曼衍四卷，明張鼎思撰，鼎思字慎吾，安陽人，萬歷丁丑進士，是編皆考證之文，然皆抄撮前人之語，其第四卷專解周易，多雜錄，李氏易解及劉牧鈎隱圖、蘇軾楊萬里易傳語，而皆不辨論其是非，蓋錄以備檢之冊，其後人繕寫成帙，非其本志也。

案進士題名碑錄，張鼎思直隸蘇州府長州縣民籍，疑江蘇巡撫採進本，或有所誤，姑存以俟攷。

瑯琊代醉編四十卷

存 張鼎思撰

四庫全書提要，瑯琊代醉編四十卷，明張鼎思撰，鼎思有瑯琊曼衍，已著錄，是編乃其自給事中謫滁州驛丞時，雜鈔諸史百家之言，臚次成書，名曰代醉編者，歐陽修在滁

州時有醉翁亭，鼎思適宦其地，以著書代飲酒也。其書體例龐雜，無所折衷考訂，特借以消閒遣日而已。

管見

存 郭朴撰

董襄序，公早歲登朝，得位行道，年未及耆，卽謝政林居，養親教子，幾三十年，暇中錄其所得，爲管見一帙，宗聖典，攷辟學，翼倫紀，規愚蒙，亦猶之後渠先生，士翼之旨也。而義取顯達，詞祛麗飾，俾讀者展卷躍然，抄本間有重複，命甥度昌簡而錄之，匪惟後裔式乃德言，念祖聿修，梓之以廣其傳，其有裨于人心風俗不鮮矣。

蒙學就正上下篇

未見 許復禮撰

郭文簡集，許仁甫傳，所著有蒙學就正上下篇，及遺稿，藏於家。

清

續近思錄

未見 吳之鎮撰

醫方選四十卷選症治歌

未見 吳爾瑞撰

政學合一集

存 許三禮撰

四庫全書提要、政學合一集、清許三禮撰。三禮有讀禮偶見，已著錄。是集正編三十三種，乃其宰海寧時所作，其讀禮偶見一種，爲作於家居時，亦編入其中。續編十三種，則其爲御史以後所作，而其後人又錄諭祭文、行述、志銘附焉。正編自讀禮偶見外，所自著不過數篇，篇不過數頁，若會講之語、雜錄羣言、政績詩頌，俱出他手。合律全書、樂只集、登高唱和詩三種，乃併有錄而無書，蓋鉅釘湊合，摹印時有佚脫也。續編自帝王甲子表、聖孝廣義、聖廟崇祀圖三種外，多與正編相出入，大抵皆有意近名，失於夸詡。在海寧嘗建告天樓，官京師時亦然，所定告天工課，儼然釋道家懺誦章咒之屬，非儒者立言之道也。

迂野子道書

未見 張蕪撰

古今嘉善錄

未見 張大俊撰

右子部共十一家，兵略入兵家，農圃纂要入農家，中說考，士翼，後渠庸書，管見，續近思錄，古今嘉善錄，入儒家，瑯琊曼衍，瑯琊代醉編，政學合一集，入雜家，醫方選症治歌，入醫家，迂野子道書，蒙學就正，未審所從，姑附入焉。



安陽縣志卷二十七

安陽縣知縣鐵嶺貴 秦補纂

藝文志

下

杜正倫集

佚 杜正倫撰

唐書藝文志杜正倫集十卷

安陽集

存 韓琦撰

直齋書錄解題安陽集五十卷丞相魏國忠獻安陽韓琦稚圭撰四庫全書提要安陽集五十卷宋韓琦撰琦事迹具宋史本傳其集晁公武讀書志陳振孫書錄解題宋史藝文志俱作五十卷此本目次相符蓋卽原本琦歷相三朝功在社稷生平不以文章名世而詞氣典重數陳剴切有垂紳正笏之風呂祖謙編文鑑錄其文十首其中如論減省冗費論西夏請和論時事論青苗諸篇皆正論凜然足覩其大節詩句多不事彫鏤自然高雅黃花晚節一聯久爲世所傳誦而其他隨時抒興亦多寄托遙深江少虞

事實類苑稱琦作喜雪一聯云危石蓋深鹽虎陷老枝擎重玉龍寒人謂其身在外而自任以天下之重固未免涉于附會非琦本旨至于司馬光詩話稱琦罷相守北京新進多凌侮之琦爲詩云風定曉枝蝴蝶鬧雨勻春圃桔槔閑時人推其微婉深致韓忠獻遺事稱琦在相台作喜雨詩斷句云須臾慰滿三農望却斂神功寂似無人謂此真做出相業則實能得其寓意蓋蘊蓄既深故直抒胸臆自然得風雅之遺固不徒以風雲月露爲工矣名臣言行錄載司馬光辭樞副時琦有書與文彥博東萊詩話載是時亦有二書與光吳師道禮部詩話載琦手書早夏三詩備蕭散閑適之趣皆安陽集所無又陸游渭南集有韓忠獻帖跋稱西夏犯邊琦當御戎重任後人輔帷幄陳謨畫策駕馭人才觀此帖可見今集中亦未載入蓋編次猶有所脫遺也此集之後舊附家傳十卷別錄遺事各一卷檢驗通考三書本各自爲目乃後人彙而附之今仍釐原帙別著錄于史部從其類焉

案宋詩紀事載魏公早夏詩云脫幘吏休後憑軒風快餘瀑泉增瀨急新葉補林疎又云暑初天未熱觀閣進新涼果熟愁枝重荷生覺渚香又云十里溪源注北塘貯成寬碧澹泱泱新蒲弱荇參差綠去鷺來鳧斷續行一攬輕波搖鷓鴣滿罾斜日曬魚梁使

君思拙無清夢，高柳陰成草自長。吳禮部詩話，以爲安陽集所無，今具錄之。又公子忠彥未見專集，據宋詩紀事，載師朴題江千初雪圖詩云：諸公當日聚巖廊，半誦南荒半已亡。唯有紫樞黃閣老，再開圖畫看瀟湘。又駕幸太學詩云：恢崇儒教頓生光，天子親來幸上庠。星弁煌煌環帝座，霜袍密密綴周行。廟祠稽首尊先聖，書義終篇勸嗣王。學道深慚非入室，此辰榮事亦升堂。并附於此。

荆玉集十五卷

佚 韓琚撰

韓魏公撰，三司封荆玉集後序云：手編兄文凡十五卷，嘗作序以荆玉爲集名，且志兄有才而不遇也。

案安陽集載韓子溫行狀，初應進士，舉時郡守江公祠宗，聞之知名，卽召公詣府，使獨登郡閣，出鴻雁來賓賦題，以試之。公抒思少選，援筆立就，詞致清麗，深得唐賢之格。江大奇之，卽時薦送江左，士人往往書其賦于屏幃間，而目公爲韓鴻雁，其見賞如此。據是，則子溫之文雖佚，猶可略見，故具述其語以詔來者。

荆玉後集

佚 韓琚撰

韓魏公三司封荆玉集後序。某天聖八年，自淄州通判罷，丁太寧太夫人憂，時三兄司封通判濠州，得在左右，手編兄文凡十五卷，嘗作序以荆玉爲集名，且志兄有才而不遇也。後十年，兄終于兩浙轉運使，遺文殘藁，又散于巾橐間，大懼亡失，不永其傳，乃命其少子直彥復集爲若干卷，題曰荆玉後集。嗚呼！兄之狀貌語言，今不得而見之矣。其得見者，生平所爲文章耳。諸子輩得不寶而惜之哉！事備前序。茲敢以略。時慶歷七年八月日，東平郡齋序。

案魏公自云，手編兄文凡十五卷，嘗作序。又云，事備前序，則前序固其初編時所作。今安陽集已不存其目，然則公文散佚多矣。

韓氏家集十卷

佚 韓琦編

韓魏公自序。某家本深州博野人也。世以宦學知名。遭唐末亂，違難屢遷，以是家牒散而不完。先祖令公善繼素業，深以譜系爲重，乃取祖考以來墓銘所有者，集爲一編，首自爲序。其意欲傳示子孫，永永無窮。及先君令公之葬祖考也，亦親爲誌。所次先烈甚

備自先君之亡家世文集所掌不專四兄爲孟州司法盡取先君文集之官兄物故嫂辛氏携歸其家不能辨識盡亡失之其先祖所集墓銘一編在家又遺脫大半存者首尾十數幅而已某自成立痛家集之散缺百計訪求十稍得其一二而所集著墓銘者終不可得每自感念未嘗忘心至于冥禱天地神祇亦冀萬一有獲慶歷三年自陝西四路帥召爲樞密副使三代皆及贈典而曾祖妣忘其姓氏閱所存墓銘則有清河郡夫人之誌遂以張氏追封後再詳之張氏乃四代祖鼓城府君夫人也雖辨其誤而無如之何四年秋謀先君之葬得起居舍人直龍圖閣尹洙爲誌贊善大夫薛仲孺書石書纔數行有宣州掌記辛有終者卽辛嫂弟代歸來訪且云曾得先令公文二編不敢隱聞之驚喜遽問其目則曰書題草也次日得之視其目如其言且慰且恨乃反覆披究則雜以他文先祖墓誌亦在焉參考祖先事迹益以明白驗曾祖妣乃史氏也亟請書石者獨未書姓氏郡封是冬遇郊恩卽追正之噫是辛君者若稽數日不言亦後于事矣孔子謂孝弟之至通于神明豈小子念親之至而神所報乎後之子孫其可怠哉因感其事取五代祖而下及諸宗屬所爲文章編爲六十卷仍以墓誌行狀及授官告辭冠于首因命諸子姪各錄一本以藏于家後主之者或不謹嚴使失其傳則上天至

明祖宗至靈，是必降殃以懲不孝，其戒之哉。其戒之哉。謹序。

相臺詩話三卷

佚 樂著撰

中州集樂著，字仲和，安陽人。北渡居聊城，後還鄉里，恐鄉哲無聞，乃作相台詩話三卷。案鄴乘載樂著，永和人，永和廢入安陽，故亦稱安陽人。著所作詩話，當崔文敏時，猶有傳本。故鄴城選舉內，采其可誦說者，著于篇。余亦備錄之。赫旒，字進道，性峭直，篤學，仕至刺史，有詩名。王萬鈞，字彥平，自入仕常滿，不調。後除衛邸文學。王□□麟州祭判，知命不怨，後母老致仕，弟萬石，字彥瑞，赫旒子。天翼，字鵬舉，起字彥發，皆永和人。道寧，字德淵，仕至太學博士，子從義，字子宜，舉兩科。南京府試經義魁，正倫見人物志。俱湯陰人。居中，字鼎臣，性明斷，所至著稱，登封令。仲周，字君義，性醇靜，終日默坐，亡戲談，不減否人。雖休沐，惟覽誦經史，自監察御史，授大府丞，冬監卒取木炭皮爲仲周囊。仲周曰：此亦官物，却之。復亨，編修權子。權，字元輿，善爲詩，皆臨漳人。敏修，字忠傑，戶部郎中。北渡，居館陶。甲午元日，詩曰：憶昔三朝侍紫宸，鳴翰聲送鳳池春。繁華已逐流年逝，潦倒猶甘昔日貧。冀歷怕看驚換世，椒觴愁舉痛思親。異鄉節物偏多感，但覺愁添白髮人。

後還林慮，遊黃華詩，溪流漱石，振蒼崖，林樹號風，吼怒雷，爲謝山靈，幸寬賞，漫郎投効，已歸來，玠字佩玉，尙書省掾，後歸林慮教授，髦士皆出其門，盧天錫字子美，臨漳簿，有惠政，康塘字良輔，沁州節度使，皆林慮人，金之將亡也，遺老儒碩，皆來居相，蒙城田芝，北燕劉驥，永年王磐，古鄭周子維，武安胡德珪，渾源劉祁，猴山杜瑛，太原高鳴，劉漢臣，燕山尙子明，林慮張允中，洛水徐世英，李仲澤，汴魏獻臣，田仲德，郭謙甫，各以經術教授，此文敏所載，悉從刪節，亦不復見得其全，然幸此猶存一二遺緒，所謂嘗鼎一臠，可知其餘也。

德珪景崧子

### 劉修撰詩

劉彧撰，見中州集。

全金詩，彧字公茂，安陽人，天眷二年，經義第二人，自號香巖居士，京兆總幕，終於翰林修撰。

### 坡軒集

酈權撰，見中州集。

中州集，酈權字元輿，安陽人，作詩有筆力，云明昌初，以著作郎召之，未幾卒，有坡軒集。

行於世。

李公渡詩

存 李澥撰，見全金詩。

中州集，澥字公渡，相人，少從王內翰子端學詩，能行書，工畫山水，就所長論之，詩爲長。○歸潛志，澥自號六峰居士，工詩及字畫，皆得法，連蹇科場，竟不第，至六十餘，病終，時人言公渡賦不如詩，詩不如字，字不如畫。

韓溫甫詩

韓玉撰，見中州集。

張利夫詩

張仲宣撰，見全金詩。

全金詩，仲宣字利夫，相州人，舉進士，有聲。

杜叅政集

佚 杜秉彝撰

鄭乘，秉彝，字德常，爲監察御史，官至禮部尙書，叅知政事，進中書左丞，集賢大學士，有



集四十卷

至正集八十一卷

存 許有壬撰

四庫全書提要。至正集八十一卷。元許有壬撰。有壬字可用。湯陰人。延祐二年進士。歷官集賢大學士。中書左丞。兼太子左諭德。致仕。卒諡文忠。事具元史本傳。有壬立朝五十年。三入政府。於國家大事。侃侃不阿。多有可紀。文章亦雄渾闳肆。鑿切事理。不爲空言。稱元代館閣鉅手。所著至正集。本一百卷。據其弟有孚圭塘小稿序云。門生集錄繕寫方畢。先生捐館。猶子太常博士楨。忽遭起遣。倉皇之際。輕身南行。書籍棄擲。稿亦俱亡。是其集自有壬既沒。卽已淪佚無傳。明宏治間。其五世孫顯。刊行圭塘小稿。時亦未見之。故葉盛水東日記。載顯嘗言先公至正集。一百卷。遺失久矣。聞楊少師嘗收有副本。就叔簡少卿求之。少卿云。書籍在泰和。有無未可知也。此本不知何時復出。而尙闕其十九卷。據黃虞稷千頃堂書目所載。卷數正同。蓋相傳祇有此本。其卽楊士奇家所藏歟。中如箋表傳狀書簡諸體並闕。又有錄而失其辭者。詩十一篇。樂府八篇。有孚序又稱其論天下事。嘉言讜論。見至正集。而此本疏稿。實無一篇。則其散佚者。亦復不少。

然觀元史本傳載有壬於泰定初言特捫德爾之子索南與聞大逆乞正典刑平章政事趙世延受禍尤慘爲辨冤復職及上正始十事諸大端皆見是集公移類中亦足窺見崖略而其論特克什之妹勿令汙染宮壺更人所難言本傳顧未之及是尤可以補史闕矣

捫德爾原作帖木迭兒索南原作鎮南特克什原作帖實今俱改正

附許有孚至正集引故翰林學士承旨集賢大學士光祿大夫兼太子左諭德圭塘先生許文忠公往日特命爲中書左丞以不得行志辭歸御史台臣奏於上曰許有壬德兼體用學究天人正色立朝誠心報主比居管轄之地益彰輔弼之忠誠所謂台省老臣中外具瞻者也爲御史中丞歸台臣又奏曰中丞許有壬謀猷聞望爲國老成德業文章超出時輩立朝大節歷歷可稱其在位也竭忠勵節冰蘖自持扶持紀綱表礪庶府抗論不阿於權貴嫉惡尤過於往年誠不負聖天子眷注之隆中外具瞻之譽玉音嘉納寵錫頻繁此天下之所共知初不待于劣第之論及文章特餘事耳但平生性稟經籍外無所嗜好世俗所重可以爲子孫計者悉不存于胸中昆季間恪守先公之訓而終始不渝者公一人爾故居宰路韋布不殊幾務方殷著述不廢况閑暇乎門生集錄成一百卷名至正集同年歐陽元功序之以爲雄渾閎雋湧如層瀾迫而求之則淵

靚深實，可必傳者也。當時翰林太常院國子監俱移公牒，各求一部貯之書庫，以備徵討。以淑後學，先生謙讓未遑也。諸生亦繕寫工畢，不幸值先生捐館，有孚亦以議禮忤時宰意，遷守相州，道路修阻，不知其後還送上官以遂諸公公議否。昨聞猶子太常博士楨，忽遭起遣，倉皇之際，輕身南行，書籍家貲，悉皆棄擲。至正集冊帖重大，必不能顧。卽予所抄稿，亦僅存七八。使先生一生著述，淪沒無聞，深可痛悼。然竊聞軍中多具眼者，斯文天相，或遇知音，必不毀棄。苟存全集，未可知也。嗚呼惜哉！昔祭酒宋本誠夫之歿也，第顯夫以其文求公序，公極美顯夫，能以其兄之文著于世，傳于後，可謂能弟誠夫。可謂不死。今若此，豈惟負父兄之訓，而他日亦何面目見友朋于地下乎！况文集之外，如漫錄漫總二書，又皆千條朝廷政務，登載用舍人材，將來足備文獻徵考。今亦喪亡，視顯夫爲愧尤重。嗚呼！天地有窮，而此恨無窮也。痛哉痛哉！屠維作噩春二月，既望，第中憲大夫同僉太常禮儀院事有孚引。

原案：許文忠十四世孫，名振業，湯陰學廩膳生，世藏至正集原本云。先文忠祖所著，至正集，同年歐陽圭齋先生序之。在元末鏤板畢，適當先公捐館燕都。時至正二十四年也。不知果會刷印公世與，迨由元而明，由明而清，至業身已歷十四世矣。家傳抄本，係

用藍格高麗紙起花藍緞被線訂十本每本約有百二十張中間用朱墨圈點字亦少有更正甲由目錄至五卷乙由六卷至十三卷丙由十四卷至二十一卷丁由二十二卷至二十九卷戊由三十卷至三十八卷己由三十九卷至四十七卷庚由四十八卷至五十六卷辛由五十七卷至六十五卷壬由六十六卷至七十三卷癸由七十四卷至八十一卷當日歐陽序文已失亦不足郡乘所載百卷之數云後于乾隆三十八年四月大吏檄取至正集遂經進呈收貯四庫卽提要所謂河南巡撫採進之本也振業既繳原書復爲記其始末所謂勿替厥緒者矣

圭塘小稿十三卷別集二卷續集一卷附錄一卷

存 許有壬撰

四庫全書提要圭塘小稿十三卷別集二卷續集一卷附錄一卷元許有壬撰其小稿爲有壬所自輯至正庚子其弟有孚錄而序之所謂卽至正集所不具錄者也迨有壬既沒集本散亡而有孚所携此本獨存因重加編次得詩文二百四十三首釐爲十三卷又輯嘗寄有孚詩文八十五篇緜獻可所收文過集及林慮記遊詩文九十三篇爲別集二卷其殘編斷簡得於倚尖野人家者爲外集一卷有孚復爲之序題屠維作豔

二月，乃洪武二年己酉，在元亡之後矣。子孫世藏其書，宣德間復失其外集，成化己丑，其五世孫南康知府顯始校正刊行，而以家乘載誌文祭文，及有孚等倡和之作，編爲續集一卷，附之于末。葉盛水東日記曰：相台許可用中丞文章表著一時，有盛名，今世所見者可數耳，耿好問言其裔孫顯尙藏文集若干卷，惜乎不得見之，卽此本也。其後至正集復出于世，而闕佚未全，今以兩書校核，雖大略相同，亦互有出入，如易經春秋經說成中丞詩諸序，雪齋書院，龍德宮，上清儲祥宮，河南省左右贊治堂，遼山縣儒學諸記，五昌萬壽崇寧宮，林州同知孫承事克時公神道諸碑，皆至正集所無，而獨見于此本，又別集中長短句，至正集未載者二十三闕，其地異同詳略甚多，以其爲有壬手訂原本，又經有孚排定，視集本之晚出者，較爲精詳，故並著于錄，以備參證焉。克時原作怯烈

### 文過集

佚 許有壬撰

歐陽元序曰：本朝儒者，參預大政，而以詩鳴者，吾得三人焉。其一金進士其仕，當南北混一之交，其詩猶有金源之風，其一齊魯世家子，所與居游，又多京國華腴，其詩自有

富貴之氣，及南渡江漢詩，乃清厲，其一家本梁趙流寓荆楚，筮仕并營，其詩蓋負豪爽之資，每北度居庸，詩益奇備，蓋安陽公也。三公預皆有治才，詩其餘事，而以鳴者人多，其有餘力也。至元三年之夏，安陽公扈從上京，賦詩百廿餘首，名曰文過集，向余所謂奇儻者，殆山川之助歟。公才辨縱橫，無少凝滯，氣機出入，雜以譏評，用之于政于文皆然，獨是集題曰文過，余未然之。明良賡歌，昉于皐陶，聲律依永，教于后夔，世稱相業，莫先皐夔，曾是以過乎，公屬余識之，題而歸其集。

圭塘款乃二卷

存

四庫全書提要，圭塘款乃集二卷，元許有壬及其弟有孚子楨倡和之詩也。有壬有至正集，已著錄，是集乃至正八年，有壬既致仕歸，乃以賜金得康氏廢園于相城之西，鑿池其中，形如桓圭，因以圭塘爲名，日携賓客子弟，觴咏其間，積成巨帙，其詩二百一十九首，樂府六十六首，中惟樂府十解，爲其客馬熙所作，餘皆有壬有孚及楨之作，旣而楨如京師，以其本示馬熙，熙復取而盡和之，凡詩七十八首，詞八首，別題曰圭塘補和，附之於後，其詩雖多一時適興之什，不必盡刻意求工，而一門之中，父子兄弟，自相師

友其風流文雅之盛，猶有可以想見者焉。集前周伯琦序，後有段天祐等八跋，及趙桓陸煥然題詩各一首，皆至正庚寅辛卯甲辰丙午諸年，惟末有洹濱一跋，不著名氏，稱此集江湖友人躬錄裝演者，二十八年南歸展讀，外皆破碎，兵後所存，惟此本，乃力疾補葺，遺我子孫，後題上章滄灘，四月，按上章滄灘，爲庚申歲，乃明洪武之十三年，而丁文昇跋內，亦有從洹濱御史領歸抄錄語，蓋洹濱乃有孚別號，而所謂江湖友人者，卽文昇也。

唐律類要六卷

佚 梁琮撰

洹詞十二卷

存 崔銑撰

明史藝文志，崔銑撰，凡五集，編年排次。

四庫全書提要，洹詞十二卷，明崔銑撰，銑有讀易餘言，已著錄，是集題曰洹詞，以銑家安陽，境有洹水故也，一卷二卷曰館集，三卷曰退集，四卷曰雍集，五卷至十卷曰休集，十一卷十二卷曰三仕集，皆編年排次，不分體裁，雜著筆記，亦參錯于其間，銑力排王

守仁之學，謂其不當舍良能而談良知，故持論行己，一歸篤實，其爭大禮，劾張璁，桂萼，風節表表，亦不媿其言。所作政議十篇，準今酌古，無儒生迂濶之習。他若漫記十條，可以補宋史之未備。譎傳兩則，可以靖明代之浮言。而岳飛論一篇，稱飛之急宜奉詔，班師，尤識大體。蓋不以文章著，而文章自可傳也。第十一卷中，有嚴嵩鈐山堂集序，似涉南園作記之疑。然嵩集載此序，題嘉靖己亥。據明史，嵩傳是時方爲禮部尙書，未操國柄，尙無由預識其姦。是猶司馬光之于王安石，非陸游之於韓侂胄矣。

晦菴文鈔續集四卷

存 崔銑撰

四庫全書提要，晦菴文鈔續集四卷。明崔銑編。銑有讀易餘言，已著錄。宣德中，常熟吳訥，有晦菴文鈔六卷。銑以其未備，復爲續輯，而略釋大意于每篇之末。蓋與訥書相輔而行，目錄以七卷爲始，亦合訥書計之也。

二程文略

存 崔銑撰

崔銑自序，學者之讀論語也，其猶庶物之育于造化乎，餐其和爲至飲，不知其自也。探



其原若無涯，不憚其難也。若家語之所輯，戴記之所存，說苑之所掇，何其費詞與。而小康之歎，德怨之報，流于老氏，然必七十子之傳也。况其他乎。秦漢而來，皆知師孔氏，用于世者，其言無考，窮而著書，莫粹于程氏，然遺書雜於眾手，文集尙多闕佚，未若論語之精也。銑也用其管明，效茲肱力，輯爲程志文略，大歸敷闡儒教，平切良行，可名宋之一經矣。夫聖人全道而立訓，故簡而一，諸儒擬言而議道，故煩而二，皆爲之略臆而采成，則庶乎文約而功省，銑也望諸後賢云爾。

郭文簡公集五卷

存 郭朴撰

明史稿藝文志郭朴文集五卷

董襄序，古之君子，得志于時，行其道，不必以言著也，不得已而有言，皆其所實踐，與其所自得者，故其言無侈旨，而可永傳于世，後之人，獵名務飾，榮華其言，而小成其道，言雖多，君子弗貴也。吾郡安陽少傳東菴郭公，幼而穎特，爲文敏，崔公所器重，弱冠登第，由詞臣侍從有年，已晉太宰，參大政，正直忠厚，和衷體國，一時稱爲賢相。公雅志躬行，不欲以文辭著見，故其生平所爲詩文，藏之笥篋，未及梓傳。余錫度昌，爲公五世孫，少

孤力學，慨然有祇遜前徽志。今歲夏，以余將有蜀中之遊，乃手其祖胤石公所藏高祖文簡公詩文，兼致其從祖中籍中台之指，命余序而梓之。余生也晚，夙仰公如山斗，嘗于郡乘中讀公所著述，皆有關於人心風俗，輒津津莊論不置。今獲觀其全，深爲適願。竊伏而讀之，文端雅而古健，詩渾厚而和平，大率類公之爲人。庶幾乎其所實踐，與其所得者歟。雖公不欲詩文傳，而公之詩文，則固已可傳矣。俾後之讀是集者，因以想見公之爲人，則斯舉也，是亦甥度昌永言之孝思已。度昌，字有容，幼有遠志，來湯從余學。余每爲稱說文敏崔先生諸著述，及郡諸先哲行誼，輒欽然嚮往之。近又購伊維淵源魯齋文清兩先生集，晨夕敬誦，使勉茲不怠。其成就必有可觀，克以無忝祖武云。

張承集

未見 張承撰

明詩綜，張承，安陽人，崔後渠之門人，以文行爲師門所稱。明經，爲山東學官，有集一卷，藜蒿遺稿三卷。

未見 胡紹先撰，徐珮序。

天池雪堂彙稿十八卷

存 徐珮撰

武安宋之韓序，徐君對山，幼而篤學，藩王擇壻，郡以徐報，王允焉，君具疏辭祿，于學益孜孜也，凡靡麗紛華，更無所好，見古典籍遺書，併收不遺，君所著文稿，趙國主爲君梓行，讀之終卷，其序義平以正，傳記核以詳，風騷婉以麗，而詞調句聯，工以巧，渾然自成一家，遂樂而序之，節錄。

省心四集

未見 徐珮撰

徐珮自序，余早歲有志舉業，既贅宗藩，遊心詩學，然于上世遺書，時時誦而味之，未嘗敢輟而廢也，邇來年踰古稀，駸駸然眊矣，欲舍此無以遺餘年，于是取言簡而切于日用者，得四集焉，曰樵談，曰景行，曰筆疇，曰天游，皆先正蒐古今之要語，乃省心之格言也，置之案頭，以便披覽，恒病其字渺而訛，茲者續修先人族譜，告成而有餘材焉，因命孫繩祖，正其訛，楷書錄梓，總之一帙，名曰省心四集云，侈楮而模之，用爲余桑榆之益友耳，世有是余之好者，願與共焉。

遼渠集

未見 劉孝撰

止止堂集

未見 張繼先撰

鄴詞

未見 張洵撰

郭文簡集、張伊梁傳、詩文有鄴詞藏于家、

右集部凡二十八、惟韓氏家集、相台詩話、圭塘款乃、晦菴文鈔、唐律類要、二程文略、入總集、其餘自杜正倫以下、皆入別集、外有趙康王渥恩集、居敬堂集、戴埴夢古齋集、泊如軒草、非此方人所著、概不闌入、

補遺

春秋地里原委

未見 元杜瑛撰

語孟旁通

未見 杜瑛撰

皇極引用

未見 杜瑛撰

皇極疑事

未見 杜瑛撰

律呂禮樂雜志

未見 杜瑛撰

河東集

未見 高鳴撰

女教六卷

未見 許熙載撰

經濟錄四卷

未見 許熙載撰

東岡小草

見中州集 許熙載撰

家閑一卷

未見 明崔汲撰

四書講義

未見 本朝劉大用撰

毛詩集

未見 劉大用撰

醫方選要四十卷

未見 吳爾端撰

症治詩歌二十卷

未見 吳爾端撰

易貫

未見 許三禮撰

聖學直指

未見 許三禮撰

洹上吟

未見 張齋撰

太行樵書

未見 張齋撰

四門聖賢考

未見 張大俊撰

龍山記

未見 張大俊撰

靜然子小草

未見 來賓大撰

岳起齋詩二卷

未見 吳振周撰

研北居詩集

未見 宋鳳來撰

綠窗詩草

未見 李克岐撰

遠志集

未見 許吉樞撰

安陽縣志卷二十七終



安陽縣志卷二十八

安陽縣知縣鐵嶺貴 秦補纂

識餘

魏書太宗紀，泰常八年，三月乙巳，帝田於鄴南韓陵山。

高祖紀，太和二十三年，春正月壬午，福西門豹祠，歷漳水而還。

唐書天寶中，北庭行營節度使李嗣業與郭子儀等，圍安慶緒於相州，諸將無功，獨嗣業被堅數奮，爲諸軍冠，中流矢，臥帳中，方逾時，忽聞金鼓聲，知與賊戰，大呼，創潰，血流數升，卒，謚忠勇，贈武威郡王。

唐書，張嘉祐開元末爲相州刺史，舊刺史多死官，眾疑畏，嘉祐以周總管尉遲迥死國難，忠臣也，立祠房，解被眾心，三歲，入爲左金吾將軍，後吳兢爲刺史，又加神冕服，後遂無患。

通鑑唐肅宗至德二載二月，安慶緒以牛廷介領安陽軍事，注，時慶緒分兵屯鄴郡安陽縣，因所屯之地，而曰安陽軍。

舊五代史，末帝紀，貞明元年，詔以魏州軍兵之半，隸於相州，並徙其家焉。

續通鑑，寧宗皇后韓氏，琦六世孫。

舊志作五世

父曰同卿，侂冑其季父也，被選入宮，能順適兩

宮意，遂歸嘉王邸，王卽位，冊爲后，慶元六年崩，謚曰恭淑。寧宗開禧二年，金復置布薩，揆行省行於汴，盡徵諸道兵，分守要害，命彰德守臣護韓琦墳，布薩揆欲通和罷兵，購得韓琦五世孫元親，遣之渡江，邱崇獲之，詰其所來之故，元親言兩國交兵，北朝皆云韓太師意，今相州宗族墳墓皆不可保，故來依太師耳，崇使畢其說，始露講解之說，崇以聞於朝。

青箱雜記，韓魏公應舉時，夢打毬一捧盂入，時魏公年僅弱冠，一上登科，則一捧盂入之應也。

蘇有姑蘇臺，故蘇州謂之蘇臺，相有銅雀臺，故相州謂之相臺，滑有測景臺，故滑州謂之滑臺。

老學庵筆記，韓魏公家不食蔬，以脯醢當蔬盤，度亦始於近時耳。

過庭錄，韓魏公在相，曾爲畫錦堂記於歐公，云仕宦至將相，富貴歸故鄉，韓公得之愛賞，後數日，歐復遣介別以本至，云前有未是，可換此本，韓再三玩之，無異前者，但於仕宦富貴下各添一而字，文義尤暢，先子云，前輩爲文，不易如此。

厚德錄韓魏公以使相出鎮相州。因祀宣尼，宿於齋館。夜有偷兒入其室，褰帷捉刃，願謂公曰：「不能自濟，故來求濟於公。」公曰：「几上器具值千百，盡以與汝。」偷兒曰：「非謂此也。」願得公首以獻西人。公卽引頸。偷兒投刃稽顙曰：「以公德量過人，故來試公。然几上之物，已荷公賜，願公無泄也。」公曰諾。明日於宅庫如其數取償之，終不以語人。其後爲盜者以他事坐罪當死，乃於市中備言其事曰：「慮吾死後，惜公之遺德不傳於世也。」

張謨雲谷雜記：靖康元年冬，高宗發京師，及至磁州，磁人力請上無北去，乃還泊於相州。明年遂卽大位。

神仙傳李志方初名孟，安陽人。宣宗時補戶部令史，後棄官隱隆慮山，坐鍊久之，謁邱處機，號重元子。嘗主天慶宮，有白鶴繞壇之異。平生不作詩，惟羽化時，留頌曰：「四大既還本，一靈方到家。白雲歸洞府，明月落樓霞。」投筆而逝。

王巖叟魏公別錄：魏公起堂北第池上，以做樂天，因名曰醉白堂。五月堂成，公賦二詩，其一卒章云：「霓裳百指非吾事，只學醺酣石上眠。自是寢疾以六月二十四日薨。此詩遂爲絕筆。既而上遣使特爲石藏以葬公，始悟石上眠之句若讖云。

魏公遺事：魏公判京兆曰：「得姪孫書云：田產多爲隣近侵占，不欲經官陳理，公止於書尾。」

題詩一絕云，他人侵我且從伊，仔細思量未有時。試上含元殿基看，秋風秋草正離離。其後子孫蕃衍，歷華要，不可勝數，以其寬大之德致然也。

相陰舊話，魏公少年貧時，學書無紙，莊門前有大石，就其上學字，晚卽滌去，遇烈日及小雨，張繖自蔽，日以爲常。

北轅錄，淳熙丙申，待制敷文閣張子政，充賀金國生辰使，至相州，闔閭繁盛，觀者如堵，二樓曰康樂，日月白風清，又二樓曰醉樓，曰秦樓，時方賣酒其上，牌書十洲春色，酒名也。或云韓魏公畫錦堂，今爲一貴人宅，右記猶在，好事叩門打碑不禁也。

攬轡錄，乾道六年，范成大帥金至相州，云畫錦堂尙存，北人嘗修飾。

雪堂續稿，明趙藩奉國將軍載璋，號艮野，雄才博學，廉尙節義，母夫人考終，哀毀骨立，迨襄事例請於朝，事下議部，公案年遠，胥吏舞文，以受封年日偶誤，擬夫人爲僞冒，奪其名號，停恤典，子姓悉革爵，載璋衰經走京師，白諸當道，復自爲疏五上之，越十年得報，還其舊封。

呂氏家乘，呂文道，字素亭，邑之白鹿村人，洪武初以賢良舉，仕陝西漢中府沔縣主簿，後坐遜國忠臣黨，戍浙江海鹽縣。

舊郡志石公璞自司馬歸彰德無宅第假太僕行署居後竟不能治第有司令其家納金以行署長歸之時安陽某自典史歸石公許往其家盛治具几上陳銀鹵前列金杯十餘公見之問曰爾宦幾年曰未一考也曰胡歸乎曰刁民誣吾貪奪職石公曰使吾治爾爾焉還鄉里哉拂衣出

姚本仁字恒中江西南城人精醫術遊京師崇禎七年授趙府醫正順治三年賜官太醫院五年請假歸老於鄴卒年八十八本仁精製萬應膏名布海內子孫守其方至今弗絕四方行旅過鄴下無遠近爭市之謂敷貼輒有奇驗云

元義僕守信符總管之僕姓郎氏符愛其謹信字之若子符得痺疾長臥床褥家貲浸廢又無田守信日夕奔走市井競微利以養肉食茶菓常繼凡二十年符卒壽八十五守信卜安陽西葬焉又事主母凡三年卒合葬治墳樹表嗟乎古所謂僕名儒行守信行之矣

小山筆記謝榛西遊彰德爲趙康王所賓禮王卒榛乃歸萬歷初復遊彰德王曾孫穆王亦賓禮之酒闌樂止命所愛賈姬獨奏琵琶則榛所製竹枝詞也榛方傾聽王命姬出拜光華射人籍地而坐竟十章榛曰此山人俚言耳請更製以備房中之樂榛詰朝上

新詞十四闋，姬悉按而譜之。明年元旦，便殿奏伎，酒止，送客，卽盛禮而歸。姬於榛，史增明  
寄園編所載後七子者，李攀龍、王世貞、宗臣、徐中行、梁有譽、吳國倫、謝榛也。閱謝山人  
詩集，有天寧寺同王元美、李于鱗餞別，李伯承還宰新喻，得春字，云：野寺門前楊柳新，  
一樽同此駐征輪。西山物候仍餘雪，南國芳菲更有春。楚樞正逢歸塞雁，淮雲遙送渡  
江人。他時陶令應相憶，不待秋霜下綠蘋。此詩蓋作於未被王季擯棄之前。及山人既  
沒，吳明卿過鄴，有詩弔茂秦云：幾渡漳河不見君，半生消息旅中聞。談詩夢老燕山月，  
鼓欵歌寒雁塞雲。四壁琴書留慘澹，諸王恩禮罷殷勤。誰移一片韓陵石，爲汝重題處  
士墳。味明卿詩意，固欲自擬溫子昇，然同社交情，存沒無間，亦於此可知矣。

宋光宗慈懿皇后李氏，安陽人。太尉道之女，初爲光宗元妃。生寧宗，及光宗受禪，立爲后。  
寧宗立，尊爲太上皇后。寧宗恭淑皇后韓氏，忠獻公琦五世孫。太尉同卿女，初歸寧宗  
於平陽，卽封新安郡夫人。及寧宗受禪，冊爲皇后。

一統志：漢扈謙，魏郡人，精於易占，常於建康筮卦，每封百錢，日限錢五百，以三百養母，以  
二百飲酒。

畫繼：宋趙樓臺不得其名，相州人，善畫，屋宇深邃，陰陽向背，不失規矩繩墨。

圖繪寶鑑、元田衍、字師孟、彰德人、性穎異、博識多藏、古法書名畫、畫墨竹、學王澹遊、得其雅趣、

來鶴亭記、崔文敏銑父、陞自四川叅政、謝事歸、結廬城南、中村、構亭其中、亭成、落之、酒行、忽二鶴翔集、馴狎唱和、崇朝而舉、時文敏方薦春官、信適至、遂以來鶴名亭、文敏以詩魁天下、廷對二甲第一、

北魏始光三年、八月、相州魏郡獲白兔、

神龜二年、七月、嘉禾生於安陽、

太和九年、六月、相州隕霜、七月、四月、相州蝗害稼、八年、三月、相州好蚘害稼、

正始元年、五月、相州獻三足鳥、

延昌四年、九月、相州獻白虎、

北齊武平七年、大鸛巢太極殿、相州鸕鷀泊、魚盡飛去、而水涸、

宋開寶七年、六月、河溢安陽、壞民居、

咸平五年、相州牧龍坊、生芝一莖、色紫黃、長尺餘、分七枝、枝皆如手五指狀、其最上一枝

類鳳首、

政和四年、相州野蠶成繭。

元元統二年六月、彰德路雨白毛、民呼爲老君髯。

至元三年、彰德路雨毛如綿而綠、民呼爲菩薩綿。

明正統四年、彰德府河漲、漂民居、傷稼、十年、安陽河水淹沒民田無算。

景泰七年、彰德河決。

清康熙四十八年、安陽民張伯旃妻、一產三男。

乾隆二十五年、安陽民呂游家、田產異禾、兩莖一穗。

右節錄盧府志

王榮、字古甫、榆林人、以戰功、官黃營遊擊將軍、崇禎十六年、奉命爲彰德護藩城守參將、甲申、流寇至彰德、官民皆崩散、榮護趙王歸命王庭、爲賊追及、力戰不支、中箭、被獲、賊愛其勇、生致之、欲以爲將、使僞制將軍陳永福誘勸之、榮大罵不屈、與其子師易俱死、時正晴霽、忽風霾翳日、觀者皆哭、賊眾憫其義、聽其家人葬之、釋其孥。

湯九州、號繼山、石埭人、官昌鎮副總戎、明季、流寇踰太行、欲撲水冶、公卽下令軍中、俾一馬帶二步、渡漳河、夜潛入水冶、平明寇至、公先殺賊於漸平崗、復坑寇於龍山谷、三犯



水冶、垣塘如故，皆公之力也。

節賀玉麒撰  
湯公祠碑文

縣人藏瓦，長可二寸餘，廣一寸，陰文刻冰井臺三字，卽今之正書，因案河朔訪古記，引鄴中記曰：北齊起鄴南城，其瓦皆以胡桃油油之，油卽祖珽所作也，蓋欲光明映日，歷風雨久而不生黴耳，有筒瓦者，其用在覆，故油其背，有板瓦者，其用在仰，故油其面，筒瓦之長，可二尺，濶一尺，版瓦長亦如之，但濶倍耳，今其真者，皆當其油處，必有細紋，俗謂之琴紋，有白花謂之錫花，相傳當時以黃丹鉛錫和泥，積歲久，故錫花乃見，然亦未言其信否也，古磚大方可四尺，其上有盤花鳥獸之紋，又有千秋及萬歲之字，其紀年非天保，卽興和，蓋東魏北齊之年號也，又有筒瓦者，其花紋年號，與磚無異，蓋當時或用以承簷溜，故其內圓外方，有若筒然，亦可製而爲研，然則世傳有古鄴之研，多北齊之物耳，鄴人有言曰：曹魏銅爵臺瓦，其體質細濶，而其堅如石，用以爲研，不廢筆而發墨，此乃古所重者，而今絕無，蓋魏之去今，千有餘年，若其瓦礫，皆磨滅爲塵矣，且齊之磚瓦，至今亦千有餘年，村民培土求之，往往聚眾數百人，而踰年不得一二全者，則鄴人所謂銅爵冰井者，蓋特取其名以炫遠方，其不知者，從而信之，今鄴人僞造彌眾，惟官識者，知其不如古耳，故荆國王文公有詩曰：吹釐西陵歌舞塵，當年屋瓦始稱珍，甄陶

往往成今手，尙託虛名動世人。蓋當時亦有此歎也。夫古之真瓦，不期於爲研，今之僞瓦，止期於爲研。其甄陶固精於古，然其質終燥，其用不久者，火力勝故也。雖和以黃丹鉛錫，烏能作潤哉。惟古之磚瓦，散沒土中，千餘歲，感霜露風雨之潤，火力既盡，復受水氣，此其所以含蓄潤性，而滋水發墨也。以上俱原纂採編

魏公家傳：宋天聖五年，仁宗臨軒試進士，韓魏公琦名在第二。先是赴省進士，元絳有叔同待試于都下，因疾委頓，久而復蘇，具言冥中嘗至一官府，殿閣甚嚴密，中有一堂，榜云侍中堂。府窺堂則列人之姓名，曰趙普，曰丁謂，曰馮拯，曰韓琦，字皆黃金，外以紗護之。此事甚播于當時，然公猶未第，但閉門爲學，未嘗妄與人交。人亦莫知公爲誰，何及省榜出，始見公姓名，眾人驚相謂曰：非元氏所夢者乎？公既亞榜首，知者異之。厥後卒踐此位，乃推考本朝以來爲真侍中者，至公始四人而已。

魏公家傳：韓魏公薨，後歲餘，右侍禁孫勉監元城，埽一埽多蟄，陷費工料。勉詢知有巨竈穴於埽下，乃伺竈出射殺之。後數日，勉方晝臥，見一吏持檄召勉曰：竈訴爾當往證之。既隨吏行，過一宮闕甚壯，守衛皆金甲吏兵。勉詢之，吏曰：紫府真人宮也。勉詢姓氏，吏曰：韓魏公。勉忽省曰：我故吏也。亟往見焉。既入，望魏公坐殿上，衣冠若世間所畫神仙。

也。侍立皆碧衣童子，勉砌下俯伏，哀訴不已。公微勞曰：汝當陰府證事乎？勉具述殺龜事，又叙嘗蒙薦舉，今入陰獄，恐獲罪不得還，懇求庇助。公乃命取黃誥示之，謂曰：龜非與人同，彼害汝婦戮之，汝職遣之使去，所追吏曰：真人釋爾，吾何敢攝也。青衣人引勉至家，遂寤事。既傳播一日，神宗謂輔臣曰：聞說韓琦爲真人事否？曰：未之聞也。上具道所以咨嗟久之。孫固時爲知樞密院，退而謂所親曰：如韓公平生所爲，豈不爲真人乎？容臺集：蔡君謨書畫錦堂記，每一字輒書十，擇其合者存之，名曰百衲碑。

黃嘉誠，字復軒，安陽人。庠生，留心岐黃之學，喜於濟人。順治中，嘗做趙府太乙膏，多奇効，一時爭購之，子孫世其業。

邵珩，字楚白，安陽人。善蘭竹，兼工山水，以壽終。嘗自號九九叟。

王元熙，字志伯，號頑石，安陽庠生。嗜古力學，書摹右軍，兼通篆隸。年八旬，猶染墨作小楷，通畫法，擅花鳥草蟲，所著鳩巢存稿。

尙熊，字渭非，安陽人。善山水人物，筆氣類張平山。

任煊，字光遠，國子監生。善岐黃，尤精於針砭，活人多不計利。遠近皆稱其藝術。

明趙康王，名厚煜，莊王妃曹所生。正德九年，冊爲世子。越七年，嗣國。王幼失怙恃，爲祖妃

楊靖王妃

撫育。祖妃疾焉。王侍湯藥。嘗糞卜差。迄薨。哀毀過禮。汝源諸郡王。奏其孝行。勅

賜旌表。嘉靖庚申。王薨。賜建旌孝祠以祀之。王嗜書。積聚充棟。尤耽易理。自號枕易道人。屢視郡學。闡論經義。所著有居敬堂集。其後有號西園主人義易者。字孟漢。逸其名。

喜吟咏。所著有萬卷樓詩草八卷。相傳趙王無子。義易襲封。

義易本成阜王。冊封趙王。在崇禎丁丑戊寅年間。

後遇國變。逃去。通志載趙王慈懃薨。無子。穆王弟常波襲封。崇禎十七年。城陷被害。据

此。則義易當卽常波。而城陷被害。則其時未能脫逃也。又明末江寧王。

趙莊王子。學棟。爲江寧恭愍王。

此其

後也。亦軼其名。國變。正衣冠。向闕拜訖。端坐殿上。仰藥死。康王不愧爲孝。江寧不愧爲

忠。義易亦不失爲文學風雅。以在藩府。雖生長于斯。不宜與邑中人物並列。今載雜記。

以補前志之缺。庶考古者得所依據焉。

趙康王。號枕易。其後多以易爲號。如成阜王義易。

後襲封趙王。

南樂王味易。廣安王心易。遵易。

又有承易。恒易。姬易。謙易。等皆是。天池徐珮詩。所謂繼志一方崇大易也。

趙府長史胡興。祁門人。由進士。授三河知縣。遷長史。宣德初。漢庶人將叛。獨畏趙王強。陰

遣其心腹十人。來請和。趙王大驚。將執其使。奏之。召興謀。興曰。彼舉事有日矣。君無將。

將則戮無赦。何暇奏乎。萬一事泄。是趨其叛也。一夕盡殲之。漢平。趙王讓還護衛兵。宣

皇又聞嘗斬漢使趙王得免讒搆興恢博多智有學問以道匡王簡王薨子惠王立王八子俱從受經自簡王以來莫不敬禮興後有梅友實毛贊皆知名

見舊郡志

紀善趙準藁城人長身美髯性剛毅方嚴終日無惰容不輕言笑舉鄉試爲學官景泰間遷紀善好諫諍啟王令諸王皆受經準爲講說以詩教相人門弟子常數十矩矱嚴諸生步立皆有則侍側凜凜時太守有子五子長驕縱甚雖守無如之何一日聞趙先生嚴自領其子來且遺一朴廣二寸厚半寸書其面曰專治五子母及餘生諸子畏趙先生皆折節學崔叅政陞

文敬公父

未冠時從受業後以治詩世其家皆準傳也準愛重陞

每稱爲國器

見舊郡志

漳河草橋安臨磁輪流搭蓋歲某臨漳士民以隔屬不便控邑紳衿具呈申辨略云事惟公可久物不平則鳴如今日臨漳之士民冒援赦款抗違舊例推卸搭蓋漳河草橋嫁禍鄰封不得不公懇詳察請憲批奪者也夫漳河草橋每歲秋成以後安臨磁公同搭蓋自明季以至我朝歷數十年而竝無變更繼於康熙二十七年二月內蒙陞任磁州朱以每歲分工搭蓋勞逸不均致多爭競以傷鄰好因而會商良法挨次輪流事屬至公伊時通詳各上憲批允遵行永以爲例此二十七年之原案有可據也暨二十八年

六月內臨漳士民妄以越攀難堪等情呈懇詳免蒙前任本府吳批令會議報奪及會稿詳覆亦奉有成例已久不便更張之批此二十八年之原案亦有可據也且查臨漳亦有草橋木料每歲裁解銀十八兩九錢零漳河渡夫歲支工食銀十三兩六錢零載諸全書班班可考况渡口額設之船安臨磁各備其一而橋工按年輪搭安臨磁各任其勞詳諸郡誌歷歷可稽今臨漳士民捏稱工勞費重冒援赦款內所開地方有現行事例不便於民者詳察開例具題更止強欲詳請以冀脫卸於安磁殊不知木料銀兩奉裁之後此橋向係官拆官搭有何不便于民昔之司牧愛民之念未嘗不切斷不遺害于民間如果不便于民當日亦必力請中止斷不遵循至今日誠有如本府太宗師大老爺所批漳河界在三屬輪搭俱有成案設有偏苦亦不隱忍至今且曰臨邑新裁項下原有搭蓋草橋銀兩當年先有定制則今日協濟之舉自非無因此直詞簡意切難逃秦鑑者及奉駁查乃謬以當年原係協濟木料銀兩非令臨邑之民駝載木料前往隔屬鳩工噫理屈詞窮矣夫此項銀兩當年果係協濟何以全書內並未載有協濟二字且木料銀兩與安相若也渡船渡夫與安相等也既無此盈彼縮難言協力相濟總之臨邑士民既不翻閱節批詳案又不究心全書郡誌屢以偏詞爭勝妄圖推卸但

成例歷今數十年，而強欲紛更於一旦，不特安民在所不甘，磁民亦所不受，卽諭臨之士民，而令其詳察舊案，確查全書郡誌，雖百其言，亦不能自解，當亦自悔其謀斯下而計亦左矣。陳縣志

明趙季通，浙江天台人，洪熙初，與司業董子莊，被選爲趙府左右長史，二人皆有特操，朝

夕左右，隨事盡規，王厚遇之，當時論親藩輔導之賢，以二人爲最。見河南通志

李進孝，安陽高氏僕也，主九臯，客死浙江鳳化，進孝沿途丐食，赴浙省訪求故主骸骨，負歸本籍，營葬，佐少主成立，有司以義僕可風，匾額旌之。

淘硯，土人自製，在銅雀瓦硯上，以熟絹二重，淘泥澄之，取極細者燻爲硯，有石綠如春波者，或以墨白填爲水紋，其理細滑，着墨不費筆，但微滲。見米襄陽志林惜今無繼其業者。以上續陰志

志原

貴秦曰，縣志始於顏魯公，石柱記，其後踵事增華，至元明時，則縣必有志矣。安陽舊志存佚俱詳，系於後，蓋欲人之知所原起，非第不沒前人採摭之勤，抑亦見淵源承續之義，作志原。

相臺志十二卷

佚 宋陳申之撰

按晁氏讀書志云，相臺志十二卷，皇朝韓琦欲編次未成，郡守李琮命郡文學椽陳申之效宋敏求長安志，成此書。

相臺續志十卷

佚 元人撰，見崔銑鄴乘自序。

鄴乘八卷

存 明崔銑撰，銑自序，見藝文志。

明史稿藝文志，彰德府志八卷，一名鄴乘，崔銑撰。

四庫全書提要，彰德府志八卷，明崔銑撰，銑有讀易餘言，已著錄，是書成於嘉靖壬午。



自序謂本末相臺志、元相臺續志、而益以諸縣之輿紀、其書頗爲謹嚴、蓋銑本儒者故也。

續彰德府志三卷

存 郭朴撰

明史稿藝文志、續彰德府志三卷、郭朴撰、

清彰郡逸志

存 許三禮撰

安陽縣志十卷

存、康熙三十一年、知縣馬國楨撰、

河南巡撫閻興邦叙、邑之有志也、猶國之有史也、然史舉其大綱、志詳其條目、則志又所以補史之略也、今天子重華大定、文教覃敷、幅員之廣、千古未有、特諭禮臣纂修一統大志、鉅典煌煌、猗歟盛矣、行見博採所暨、且遍宇內也、矧豫居九土之中、爲天下腹心、山川人物、素甲於寰區、顧可因陋襲故、以貽缺略之譏乎、余因編纂省志、檄行八郡、一體續修、而彰郡之安陽、獨無專志、豈以邑屬附郭、凡所應記者、郡乘悉爲之載耶、不

知郡統諸邑，僅志其概。况汝郡乘之重修，今已三十餘年，其間風會變遷，因革損益，多致散佚無傳。及今不輯，則愈遠愈失。後欲徵信而無從，且此三十年中，我皇上生聚教養，人民日增，土地日闢，禮樂休明，教化翔洽，人何可不大書特書，昭一代之盛哉。乃安邑馬令於簿書期會之餘，考文徵獻，旁搜博採，紀事纂言，以應令典，可謂勤矣。既而具稿呈余，併求爲叙。余惟安陽古相地，其川衍其地沃，民安耕鑿，士尚詩書，先王之遺風，猶有存者。邇來天災流行，物力耗敝，井疆具在，而膏腴猶昔乎。室廬如故，而生齒相符乎。陵谷不變，而風俗無恙乎。庠序猶是，而人材興起乎。惟望司牧者，按厥成書，見諸行事，方域何以奠，城郭何以守，戶口何以蕃，庶賦役何以均平，何以疏河渠而水利永綿，何以興學校而英賢輩出，何以風示節廉爲世道人心之勸，何以享祠祀廟，乞禦災捍患之功。早夜以思，克共厥職，則是編也，匪特紙上空言，直境內實政矣。豈徒曰上之郡省，登之蘭臺，以備擇云爾哉。因搦管爲叙，弁之簡端。

馬國楨自序志者記也。歷代之典故，昔賢之政事，土俗民風之因革利病，指不勝屈，而志皆有以記之。志願可略乎哉。國楨於庚午秋，承乏茲邑，下車之始，亟索邑志，而竟屬茫然。詢之，蓋以邑附郡，乘故不更輯，嗟乎，何說之謬也。如謂邑附郡，而邑即可無志，將

一省之附郡者，皆可以無志，且天下之附郡者，亦皆可以無志，執是說也，勢必舉域中之名山大川，忠臣孝子，義士節婦，與天地共不老者，盡付之消沉澌滅中矣。有是理哉。歎息者久之，思爲編纂計，而又恐恐然懼不克勝其任也。未幾，奉中丞閣公檄，俾修邑志，乃敬告邑之薦紳先生，與諸名士曰：是不可以共襄茲舉乎？於是設館分曹，按部修輯，數閱月而告成功。國楨受而讀之，不諛不誣，加詳加慎，誠服諸君之苦心矣。因欲廣搜增入，乃復加裁定焉。訪之耆老，採之遺書，徵之文獻通考，參之廿一史，而一以郡志爲折衷。良以郡志始作於前賢，大宗伯崔文敏公，續修於太傅郭文簡公，二公文章古茂，議論正大，故力遵焉。顧其間亦有郡志略而此詳者，星文沿革也，郡志合而此分者，甲科鄉舉也，又有郡志未載而此特增益者，則各卷之有條目也，學校之爲專志也，駐防之附於職官也，驛站之詳於賦役也，凡以抒一得之見而已矣。敢云作乎哉？於是重有感矣。憶昔少時，侍先文毅公撫粵，得窺桂管諸志，近又侍家嚴督漕淮浦，徵取七省志書，以資考按，因得間觀緒餘，領略大意，歎昭往示來，所關甚鉅，非有卓識宏才，不克勝任愉快。今國楨以區區講陋，又當文獻殘缺之餘，而謬膺斯役，其貽譏大雅實多，惟望後之君子，鑒其苦心，念爲草創，而加以討論修飾潤色之功焉。庶成完璧云。

安陽縣志十二卷

存、乾隆三年、知縣陳錫輅撰、

河南巡撫尹會一叙、周禮外史掌四方之志、志之與史、其義同而其體例亦有異者、史於善惡無所不書、志則書善而不書惡、史所記者、一代之事、志所記者、古今之事、然同爲示勸懲、備搜討、故史氏職之、自昔河南以河北三郡爲要郡、又有宛不如洛、洛不如鄴之說、則彰德一郡、尤爲要郡歟、安陽附郭一縣、乃緊縣歟、志中疆域山川城池倉廩驛站防禦、所當詳悉、以書者也、然而世際昇平、百姓安樂壽考、太行孟門、悉化坦途、惟是干掇士抱關之吏、不懈譏防而已、險要之說、無所用之矣、陳令志在乂者、爲我告邑之鄉先生、暨父老子弟、方今聖天子休養生息、敦教化、重人倫、崇經學、俾農力於疇、士修於塾、孝弟忠信才德之彥、接時而生、如土物然、有其取之、莫或盡焉、載籍之光也、是爲序、

陳錫輅安陽縣志自序、事有若緩而不容不急者、邑之有志是也、事有由舊而不能不新者、邑之修志是也、非臺榭所催、非輿望所迫、非攷成所繫、姑待焉可矣、而述往事詔將來、治民事神、興養立教、爲因爲革、以勸以懲、此其不容不急者也、體裁範於前哲、採

輯準於曩編、書經草瓶、家塾舊聞、沿習焉得矣、而訛者宜訂、漏者宜補、略者宜詳、有更易之事、有續增之條、此其不容不新者也、攷安邑有志、自康熙三十二年、前令襄平馬公貞菴始創爲之、蓋本崔文敏郭文簡兩公郡志、擘分一邑之事、而踵而增之、補綴成集、命意厚矣、始事勤矣、顧所謂宜訂宜補宜詳者、亦復不可枚舉、且距今四十餘載、國家紀綱法度之周詳、及是邦生齒田疇之增益、官師之承替、選舉之連綿、以至都人士友賢良節孝之輩出、更端者難襲乎、故後起者未輯于今、加以棗梨漫漶、魚魯舛訛、邑雖有志、其遂足以宣聖化、裨民風、繪通都大邑之規模、備石室蘭臺之採擇乎哉、歲在丁巳、錫輅自內黃調任安陽、冬月、循例引見、得邀實授、邑處衝衢、地廣務繁、戴星未暇、顧竊繙志乘、以爲事宜易舊、而少遼緩之不得者、莫此爲甚、爰集邑之縉紳賢士、夙有學行者、亟議更修、諸君子廣搜博採、彙粹成編、復延吾越知名士有史學者、與爲筆削、凡三閱月、書成、呈之各憲、命以開雕、志中體製、蓋不越崔郭二公圭鑿、而襄平瓶始之勞、抑復不掩其實、是舉也、其旣免于因循、亦或者不病于率略矣、且夫志也者、一邑之史也、吏治民風、勸懲攸繫、官斯土者、外則法庭、內而退食、雜風型俗、當不忘前事爲師、而邑中賢達、爲都人士女之望者、更必率先倡導、相與鼓舞而振興之、他日揚芳紀燬、

安陽縣志  
珥筆染翰，將有書之不勝書者，不更重山川之秀，增里閭之光乎哉。

增續安陽縣志上下二卷

存，乾隆五十三年，知縣陰晦撰。

陰晦自序安陽志，相繼纂修，至前任剡溪陳公，可考也。厥後五十年來，若星野、疆域、山川等，未嘗變易，無煩更訂者。茲不復贅。至戶口、藝文、諸項，則皆有待於續增，而人物志之忠孝節義，尤急焉。夫匹夫匹婦，至性所激，一念之精誠，足以動天地，質鬼神，其於世道人心，相關豈細故哉。第恐窮鄉僻壤，歷時滋久，潛德之幽光，鬱而不發，亦蒞茲土者羞也。予故與學博蕭秦兩先生，暨閩邑紳士，廣採博訪，訂爲上下二卷，綴舊志後，庶將來作者，得備採擇焉。是爲序。

嘉慶安陽志十四卷，又金石錄十二卷

存，嘉慶四年，知縣趙希璜撰。

趙希璜嘉慶安陽縣志自序曰：嘉慶安陽縣志者何也？仿元和郡縣志而作也。是志始纂於康熙三十一年，安陽縣知縣馬君國楨，再纂於乾隆三年，安陽縣知縣陳君錫輅。閱今又六十年矣。希璜於乾隆五十七年壬子，由夏邑調任安陽，次年癸丑，延太倉王

明經開漢，次年甲寅，延興縣康舍人儀鈞，同纂斯志，尙未成書，而希璜調署濟源，業經散失。去年戊午，偃師老友虛谷武君億過從，與之商榷考據，爲圖，爲表，爲志，爲傳，爲記，體例凡五，而另編爲錄，博取金石，以資考證。夫圖之爲言度也，度地之廣輪而圖之也，爾雅釋詁，謀也，說文計畫，難也，周禮地官大司徒，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地域，廣輪之數，夏官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註云，圖若今司空郡國輿地圖也，表之爲言標也，標其年次名位，以爲表也，說文表，上衣也，書畢命，表厥宅里，晉書置茅蕪，設望表，註謂立木以爲表，表其位也，志之爲言準也，以準志將來也，說文，從心之聲，志者，心之所之也，書盤庚，若射之有志，疏云，如射之有所準志，志之所主，欲得中也，前漢書有十志，師古曰，志，記也，積記其事也，傳之爲言傳也，以傳示後人也，說文驛遞曰傳，集韻曰訓也，賢人之書，曰傳，紀載事迹，以傳於世也，記之爲言紀也，類記眾事也，說文，疏也，徐曰，謂一一分別記之也，禮王制，大史典禮，執簡記，註，國有禮事，則豫執簡記載，所當行之禮儀，文心雕龍，後漢始有公府奏記，記之言志進已志也，錄之爲言總也，總錄眾事也，說文，借鈔寫字也，公羊傳，春秋，錄內而略外，禮檀弓，愛之斯錄之矣，前漢書于定國傳，萬方之事，大錄於君，註云，大錄，總錄也，圖以度地，故圖爲首，表以紀年，故次

之志以準事，故又次之。傳以書人，故又次之。記以類紀，故又次之。總以總錄，故又次之。而另編之。圖表志傳記，凡十四卷。錄凡十二卷。其考據經史，旁求金石，虛谷之力居多。至於綱舉目張，條分縷析，希璜蓋七閱寒暑，而後成此書矣。

河間紀昀嘉慶安陽縣志序

白阜所圖，遐哉邈矣。志方域者，惟禹貢周禮爲可信。然古文簡略，弗詳弗盡也。志地理者，始漢書。今之志書，實史之支流。然一代之地志，與一方之地志，其體例又不同也。故修地志者，以史爲根柢，而不能全用史。與史相出入，而又不能離乎史。其相沿之通弊，則莫大於夸飾，莫濫於攀附。一夸飾而古蹟人物，輾轉附會。一攀附而瑣屑之事迹，庸沓之詩文，相連而登。余嘗叨預修國史，是當代志書之所聚也。又嘗叨校四庫書，是古來志書之所聚也。參互考校，求唐宋元之志，不甚謬。至明而謬始極。當代通都大邑之志，不甚謬。至僻邑而謬益甚。其體例謹嚴，考證詳確者，千百之一二耳。癸亥之春，偶見趙君渭川新修安陽縣志，試閱其目，井井有條，多合古法。觀其書，則大抵以康氏武功縣志、韓氏朝邑縣志爲椎輪，而稍稍通變。先以圖，次以表，挈其綱矣。次以志，次以傳，次以記，析其目矣。殿以藝文，乃仿古人之目錄，不似近人之附載詩文，其體例不亦善乎。



而每條必有考證，不徒雜襲乎舊文，其叙述不亦確乎。最擅場者，在附安陽金石錄十二卷考，裒集古碑，始梁元帝，未聞有所訂正也。歐陽充公，趙明誠以下，往往據石刻以糾史傳之訛。近時錢辛楣、翁覃溪，以舊碑參稽同異，各裒然成書，然則是志之精確，其本在是矣。豈區區夸飾附會者，所可比乎。此弊一除，而攀附之弊，不祛自退矣。雖以趙君此志爲地志之通例可也。余性孤直，文章不能作諛詞，故凡以地志求序者，均謝不爲。今得此志，乃自改其例，我自謂尙能知趙君，趙君儻亦知我矣乎。

查趙志爲紀文達公所讚許，紀爲乾嘉時文學泰斗，故貴志之刊，仍根據趙之模範，不敢少有變異，以其宗旨正而體例嚴也。唯貴志鐫板時期，校對粗疏，未加詳覈，故詞句之間，或多一字而費解，或少一字而難詮，或字體完全錯謬，或木板刷印模糊，有此種種困難，標點頗爲棘手，木板散佚，無從印證，遽爾竄改，又嫌武斷，再三思維，只好於佶屈艱澀之處，聽其自然，以求無戾於闕疑之義。廬山面目，仍存真相，鑒別瑕瑜，待之後人，貴志全冊，間有不加標點者，職此由也。

安陽縣志卷二十八終